書

尤菴集 十二

書

與俞武仲 己亥

將選一書卽見所成回啓草其他則施不施無甚緊關而至於文藝之掄於衆下者殊多可用而拘調格不能遷動故原疏之意專在於此而今此回啓則於此一款使之專不得下手幸兄周旋略變數語使該曹得有翕張之路如何如何衆上人已盡於外任令則外任可合者絕無須許此條然後庶可以成形矣此實切迫事情故昨日 筵中略陳此說矣幸並此諒之

又 己亥

歲後不出新門昨始投暇周繞幾處人事其間兄札
虗辱歸奉教意卽欲修復則已暮矣伯玉待命無有
了期故昨報禮判使之循例入啓蕒　上之有所處
分而退去來示如此弟意妄耶亟以議於禮判如何
伊日亟欲從容而不能得追恨何極最是民土兩籍
不可不汲汲議定此議定則吾猶可黽勉不定則當
早决歸志不欲顚沛於末流也此意只與兄密謀耳
試於直中閑暇時商量如何

又 己亥

回書深慰布恩革弊未知等待何日耶此極令人悶

悶者草兄今朝得書無去就語想必不來昨日備局
啓辭以公金事顯加侵斥已不能安吉書所謂離政
柄者是好策也然其所謂私者必指此一邊人也所
謂和泥者必指彼一邊人也非彼非此則何處生出
人物耶伯玉事終不能諭之於心曾見有待命者則
本府循例入啓待　上之處置矣今使孤直侍從伏
在府門之外而不爲檢舉此豈所宜耶然事體如此
則亦何敢論耶金公誠難其人柳則才聞其免制閔
亦有闕久矣李則欲用久矣有越等之罰奈何丹城
聞新宰已到門外矣○近看諸人物色只欲無事以
苟目前富貴如吉甫只欲分别彼此於取捨之間俱

不念國事如此者俱非此心所在以此決知此志之難行歸計日多矣

又 己亥

續拜兄翰甚慰病懷 筵中說話只欲詳知而已有何論列之事乎今日官員騶率甚多此皆耗蠹公家者不得不減省況以務多之故濫觴之事甚多使閭閻常漢兒輩不得挾書出門自有此令常漢輩無不喜悅今何可復仍前習耶況才禁復許則眞所謂紛紜叢脞者如何若其各司胥吏之減數則是兵曹事目也不管吏曹也

又 己亥

爲問近履如何賢甥事弟旣自咎於政廳自此可無事矣惟是移宗事善爲告諭而亟改則又善之善者人孰無過改之爲貴千萬懇望於賢甥也且有一事曾聞北部有悖常人而部官不爲摘報是爲不職云云欲知虛實招北部問之則翌日北部來言不在北部實在中部已捉告于憲府云又聞悖常者又在中部今日招中部告其前慢而責其新效則主簿不能對叅奉從傍代對頗悉弟謂之曰且看此事辦否而有賞罰矣旣出諸僚皆以爲似非稱職之人獨貳席微笑曰此實其連也弟始知爲兄姻矣所謂中部悖常者甘土前行廊後畫員金命國父死未葬而娶妻

者也須使以此跟問而告于憲府如何

又 己亥元月

回書深慰弟所患彌留悶不可言欲服藿香正氣散以解之兄可圖之否起疏見防可歎公事已依告于宗伯而第此兄亦以變通爲不可恐不可成也第兄亦致力如何昨兵判見訪略言兵政之當改兄須極思源委如何如何此雖千人搪塞終不可已也

又 己亥

承書慰謝疏辭如何而 批諭亦將如何此機會不細豈人力所及耶北聲固無怕意甚悔庚寅之已事也若不悅者因此脅持以動朝意則不可說也兄防

患太密恐或害於秉義之毅也

又 己亥二月

覆書深荷病臥寒齋想像郊外氣象一倍痛哭亦將奈何某兄歸路似不可遮截 聖上只可戒以速還而已如弟私事亦載在法典更何說禁止耶但賤疾不歇則雖揮去不可動然如弟者留亦何爲實可笑耳除布事曾是孟賁借力於童子耶况吉甫每戒以輒言時事是眞愛人者也無緣相奉只增悵歎

又 己亥二月

明日 引見則是兄旁初頭日也未知將何說以達大車之外弟每以土地不均殘民偏苦之狀乞行變

逼　聖意未嘗不傾聽而只是大臣無協同者矣夕
間令備郎口達萊州當遞之意果然傳達否其代無
踰於汝休令公幸爲周旋也

又　己亥

早承教示感慰此兩疏之意固願承此　批也此後
獲對以宮弊一欵爭之以去就若蒙　允從則諸事
庶有望故也前達有所料理者此也此果失錯耶量
示之此無僮指幸更勸貴伻如何

又　己亥二月

惠書謹悉此事當初欲調劑則各自以爲大事漸生
枝節弟卽置之便覺省事及見諫院避草凡三日日

再徃復視初本則十減八九然欲去而不去者尚多有之故才以書力言未知果然聽從否盖一番人不勝其怒收司之律轉及於不當及者使小諫持之益力其咎不專在於此矣此實運氣所關奈何小諫詣闕兄須從便面商也如得小諫答書幸投示如何爲此伻人矣

又 己亥

比來意甚不樂不得已爲此計承此勤示不勝感戢令朝和順來見以不措一事見責且責其不能奉身而退此言極令人愧服愧服欲待暴客稍遠亟尋辭單矣兄示如此敢不戚然改圖乎除是草兄若來庶

可協同而難保必來可歎亞銓果來相見所言與兄
略同矣餘俟面悉

又

方欲伻候惠札先至慰感無已事目大槩得宜雖有
小小疎漏徐徐删潤自可詳盡只是大臣不欲衆謗
先騰以愚計之則必不可行奈何奈何登對說話並
還但此紙只錄軍木一事弟欲見者賤臣所奏李誠
哲鄭錀事也其時並有大臣可否說話幸託賢甥使
之詳錄以示如何如何

又

今日之臨感深山郡水軍齊訴情願其事實合變通

兄須取見文字致力於明日籌司如何如何

又

今日事令人抑塞寧欲溘然也浮言本來如是況今日耶但極盡誠心不使爲忠孝罪人是所望也方向講院本院之奉已不可得矣

又

回教縷縷感慰何極今日紛紜極欲其小且短以至於消磨而人心不如我心直是苦事苦事再明病若可强則敢不如教某兄　榻前承　命之時如有承宣若他人請留如由善之於愼老則庶乎幾矣秀夫勸我陳劄可笑此亦欲歸之甚者也寧可以自貽困

苦耶

又 己亥二月

覆書深慰執法之論若起自當默默以竢底定何敢與之相角耶軍木既已發端更申未盡之懷甚好比來以此紛紜者已多然已展者不可縮將行者不可諱矣兄若以獨疏爲難弟名聯書如何卽聞天得陳疏爲卯金仲雪此事漸至滋蔓不勝慨然也此必其輩鼓扇使此令不得自由而然奈何奈何兄須極力亟止如何如何

又 己亥

夜來爲況如何所示謹悉今日廷議雖有與鄙意不

合者此何敢與之相角耶然數日寂然然則豈廷議亦
不以鄙見爲大悖耶若然則豈非朝廷之福耶天得
疏尚未見第以　批辭不爲提出以答則原疏雖入
其事措語似不大段耶然吾儕相失不知有天得事
可也一番人務欲放潤此事嘗竊苦之耳蘆疏已成
幸望投示如何

又 己亥

奉言翹望委書忽至慰慰謝何極弟種種不快心身並
不得安職事久曠心極不安故不免尋單而只增
恩數皇恐不知所出大抵與時合則留不合則去是
分明道理而尚此遲遲者以　聖意不衰未忍便訣

自古狼狽者誰有如此漢者以此忽忽對人忘言對案忘餐也未知將如何能得恰好道理耶幸教之首揆之入或云以大諫追論李曾甚峻故不能安云未知然否

又 己亥二月

屢用如何昨者幸而奉顔而因撓失欵追恨追恨聞貴曹點退價布猶夫前日如報恩三次見退昨其宰來見而爲言之令兒在職之日尚如此則民之失望如何如何幸須痛詧也且朝家纔以卅五尺行移於外方而即聞御營以卅五尺收捧云如此則非但與民爭其分毫朝廷之令全不行於守令而爲大將者

亦不免掩耳盜鍾之罪今欲劄論如何如何弟病勢彌留更看數日當尋長單矣

又

頗阻戀甚李簿竟見黴汰可歎即聞公牧以病不赴此州實爲一道都會二南要衝而比來弊端百出决不可收拾前牧之棄歸雖託以見忤於前使而其實則難之也云云今使曾任此州熟知首末且爲吏民所信服若使兼任此州則不但監司久任可以致績此州廢置亦必得宜兄須力言於相位以爲變通之計如何如何今日急務無大於久任而每有所礙因此變通則漸可有下手處矣

又

弟之困誂已如此前頭有不可言者只是目下事大故不安不翅鍼氊奈如之何所謂出城者只係前日往還暫到從叔家以俟紛紜之小定而已非欲爲縱風止燎之擧也竊瞯來意則若以弟之不安出於聖意及大臣者然此大失鄙意今日處置公私甚穩而右揆之劉姜憲之疏玉堂之閙次第生出而又聞章甫亦紛然云弟忍以此身入於荆榛中喫耐無限生受耶出與不出初無大段固欲依命然事有不可知者則此計終得遂矣

又己亥

昨覆慰謝昨書見未能默會耶橋邊齮齕漸廣造言漸煩紛紛者無時可已苦苦昨聞副學之告有爲云如其果然則弟甚不安亦不敢出矣未知如何如其未然則 聖上別有問疾之擧有勸出之意不勝皇縮將力疾出仕矣未知如何幸商教也今日人家子弟鮮或慎言以致浮議流行未必其父兄之意也極可歎也此意誠切痛傷於中也昨聞布尺左揆無變通意云可歎○其人初不至如此之甚矣大司馬諸人共扶助之使之無所忌憚極可歎也幸以正論亡則國亡之缺 略略謦欬於諸公如何令兄爲諸公所信必回前見矣況見今日小諫 批辭則諸公亦必

驚愕而悔之矣兄適在諫院可以一啓而納約耶悶
悶

又 己亥二月

今日不相聞菀菀聞有萊啓未知如何西原能緩頰否吉甫前後紙見即還納聞草洞不得見兄未及相示耶最是謂草洞爲奢謂弟爲私情者尤爲警切宜使草洞見之如無誦而聞之亦好矣春坊公見遺於弘録弟雖甚惜之亦無尤人之說於持叔則尤無半箇說話即聞外人證兄謂弟有言副學之告亦或因我云大是異事曾聞兄於　闕內見録紙謂其未善宗伯於領敦內敎大言云云而今日之謗乃萃於此

身眞是惡居下流者也極好笑諺云欲哭之皃況擊之耶弟之歸路漸開此則幸矣

又 己亥二月

陰雨賤疾彌苦明日不敢出仕矣春坊之事 榻前陳達雖好似是力戰不齊之口無乃大不好耶弟意以爲從容公誦者多使人人耳熟則幾矣未知如何副學之入未録前其兄來言録後卽當呈告云無關今日事矣曾聞以大君改謚事物議頗未厭故不能安云矣今日浮言何可勝言刑議來示果是第於僚友幷以鄙意遍之如何

又 己亥三月

昨書謹悉李文夜來如何念不能已所報靜令語皆
符弟意只是朴說可疑當初哀其人而置之則已旣
定守令發得貪贓之實而旋復掩之似非藩臣之道
且渠是當爲之職而推委於臺諫尤不成說話朴則
姑置不論而論靜之道則似如此矣未知如何弟明
日有政則欲出而旋欲請暇暫出東郊矣

又 己亥

昨復慰感弟事議之苧洞則以爲如此則草洞亦不
能安兩銓不安則相位亦難晏然必生一鬧且彼當
日之言似是借重之意實無侵攻之心云云未知如
何幸望相示也草廬册子已盡删潤否苧相欲見之

運圖之望也應旨疏亦成否　聖心卓然衆意歆動
失此幾會無可爲者幸兄抽擢腎腸以爲極論之計
如何如何

又 己亥

臨顧感慰迫切玆拜惠札尤荷眷私所敎君徵事雖
聞諸賢之意反覆思惟終未得其說也若如諸賢之
說則其於自安之道可謂得矣然己則以爲未安而
不肯爲而黙聽僚友之如此則眞是掩耳盜鍾其罪
尤大者如是則不如自爲之爲安況錦是惡地人所
厭避者縱或補外何忍置之於此以快不悅者之心
耶諸賢之意固知愛弟深憂弟切誠不勝銘感然鄙

性狷狹不能遽移還可歎也

又 己亥

數日不相見甚戀某令誠會非但有服實慮其豐盛一絛其會則日後入告便有所碍盖朱夫子以爲欲以責於君者先責於己此訓誡如鍼砭身故不欲相干也厥後見絛會者則盛言其略設矣今聞有不然者莫的所從耳以掖庭下人得盛設於某家某家將被彈而獨免焉則必有不均不平之議矣兄須密示的說如何大槩石崇之略是乞人之豐也以是而有此言否未可知也紗帽稍寬幸命縮之如何

又 己亥四月

今日不得徃選李丈樞愧負幽明玆拜兄札悲慰倍品弟意本不欲與彼相較只爲臺諫指斥而頽然不動近於不恭故不得不如是耳第鄙心之所可恨者正諫之論自是正當而諸公共怒之使彼得以自肆諸公意向人人皆言之而乃反爲調停之語反不如曹令之直覆本色今日事可謂難矣

又

禁直如何弟方構劄本而有客且病似於今日未及呈徹雖過今日亦無妨耶示之只是諸公情態漸漸不佳臺論便爲所染今日停一事明日停一事直是不成貌㨾令人憂歎恐有不忍於　明主之意思柰

何奈何淮陽嘯聚已如何處之內外俱如此極可痛歎○朝見春書則以火色不敢出云今日事不亦難乎公然醜正䩄不知愧誠是異事

又 己亥

近日朝廷論議何如是浮雜耶以事理言之則若曰臺論不是當裁抑之則可成說話矣若曰臺論之發謗必萃於爾身須裁抑之云云則其謬剌甚矣且此雖欲愛身忘國以抑臺諫臺諫豈肯聽從耶此等議論諸公借兄爲重似欲恐動此物以爲鎭靜之計其亦踈矣兄須勿爲人所賣如何吾輩一渡漢後便是閑人何故必欲身犯罪過而後已耶千萬諒之

又

承書慰荷兩司雖遞論議則大伸矣且一金萬基示翹泰山之一卵雖欲起鬧得乎或者則尚以爲不足以當初兩司請出之啓有罔赦二字之故極鈌呶呶亦大甚矣此弟之所以苦口願兄之不入於其類耳一時利害甚小萬世論議可畏也

又 己亥五月

不料兄家禍故一至於此令欲自班歷慰而昨夕忽聞北疏到闕先聲甚惡故今日不得赴班仍孤素心何恨何恨諸公皆勸出仕以爲未入啓之前先爲撓動爲不宜然以事理揣之疏本旣至人皆傳說已成

國言而此乃冒昧出入必被指點況京中不悅之徒
執此嘗試亦非小事諸公之言無乃不可乎李翔今
已遁還完亦將出郊我獨留此亦似靦然欲乍出城
外以俟結末如何並商教之

又 己亥五月

令履何似阻奉至此戀欝何極即見 大行誌文以
鄙劣差撰述此甚駭異者目今雖曰乏人莫重文字
付之一蔭官豈非羞當世之甚耶如未 路亦則亟
欲控免於任事者如或已入則欲上劄幸未及也此
漢蹤跡毋論堪任與否而力請必得是所宜耳幸乞
令兄須與致力也

又 己亥五月

委言良感欽迹之進退只在兩相處分匹夫之志何敢直遂耶縱不能入啓留之政院則或似安意耳聞王子則自外班直出而都尉等出入倚廬及 慈殿一似閭閻家又其言語書札切無防限云此甚可慮此時上告下禁專在大臣矣弟自數日前病勢不輕慮是食飮失節之致昨暮移就子婦處而居處一倍湫惡又非病人所堪矣病裏追念昔日事腸焦淚淫無可寬抑而若干所聞不勝憂慮只願螻蟻是驅而不可得耳諫長殊可歎也今日事只令兄及草洞可爲耳如弟薄福多口只合斂退而已

又

賤疾如許再失赴班心極不安欲以短劄自列而有所不敢未知將何以處之示敎也　誌文既難甚當而主文三人接武並肩且令及曹趙在何敢偃然泚筆以取儕汰之誚也勢將以力請必得爲期耳

又 己亥

昨覆良荷報先帝忠陛下此豈非吾輩之職分耶第徐庶曰方寸既亂無以爲事弟亦曰兩脚不着何以致力乎隧論之時曾以洪避必伺御史之出爲有意略及於奉復之中矣兵判以此太言於都試固知兄之無他而猶恨其不密也昨日內官之啓　費辭不

允此甚可慮者兄在喉舌而放過豈以不足言耶雖小而所關非細矣趙進士書呈納未知所論如何此人年雖少識見力量極不草草故敢以奉商耳完相决無行役之理而朝廷無意變通弟若干與於彼中事則豈如是隱默以誤公家乎一番諸公誤事至此奈何奈何

又 己亥五月

二書併至慰感交至示來二端此已諒之劉本明將呈上病未即構故也完相得出生道可喜可喜且自內特下益見盛美之德矣成服前日見延城則以爲令日急務無如嚴宮禁一事此言極有理矣如何如

何病臥僅草

又 己亥六月

惠札殊感疏 批感泣何極勢當更爲開陳且申皇

恐之意耳草見之 批訖茲未下未知所以完相未

聞有再疏之意大槩所叨之職不與他等虛實是非

間既被詆斥則决難苟冒故鄙意則以必遞爲期耳

天意尚未豫災沴至此如服制等事未暇措意間矣

第貞相之意則未可知耳

又 己亥六月

明日不得奉則後無其便可歎 大行大王筵中之

敎未知指何而言其疏若更論服制則似是 先朝

庚寅間教也　大行王嘗於筵上教曰金某所定喪禮甚好其時雖未得行今爲定制使之遵行於後日似可云云金趙兩相防塞之其事見出於今纂集時云無乃指此耶今日事如不能用則必譏誚之渠必苦此而欲去耳然此友亦强項恐難回頭耳其前疏可得見否

又己亥

昨昏歸家始見再昨惠書今朝方作復札忽聞有命未知有其事蒼黃入來又此奉書慰荷如何今日痛哭之外尚何所言諸公俱忘至痛且置國事唯仇疾一線論議是事是誠何心孤危此物朝夕自去何

至至此力排耶心懷抑欝非無相國恐問之意而竊恐
餘波相及而亦有些意慮也方隧論之起也謂兄可
與徃復故言無不盡不數日一一傳播弟甚愕然嘗
書韓詩或慮還否二句將呈未果也如是則弟復向
誰而說此懷耶右侍一切以私怒加我弟凛然不敢
同席昨日擬謁時亦不相問其有物議則弟亦知之
故忍不得問之下吏則下吏云云矣雖欲致忠立脚
何地而致忠耶痛哭痛哭

又 己亥

昨覆良荷第有不相悉者盖以弟書不詳而然也盖
以前日不知 形勢至此之甚乃敢下手以爲貶罰之

計到今見之凛然寒心正如才涉大張者回見漂死人也雖欲留將住不得非謂以此而欲去也且此全瞎物情敢因老兄有所煩請於人其不鼻哂者幾希思之尤可悔怕既徃莫追玆者竊有所禀比來籌司公事切不相示如廣薦亦不來問此則郎廳承領顔色而然也云云矣在我固好昨者忽以若干公事來呈或是左意否誠不可測然此不是牢死灰故不敢見而還給矣即欲請免而難於遣辭今日勿入哭班因執此説泛然以本兼并褫爲懇則如何然如是則得請未可必奈何奈何千萬商教也吉甫臨别戒以勿言時事此説恨聞之不早耳○持叔方受謗時其

台亦甚慨然今日風頭亦不敢自立前脚今日火色不亦可畏乎以是歸思日急將不免發狂耳

又 己亥六月

伏承縷縷警誨感戢難喻弟之引入非有他意是人人之所知也今日不勝區區意暫然還出若北疏承命再至而其言有加於前則將如之何况揆以事體則其疏姑還方在鼓推中而偃然出仕豈非無忌憚之甚耶弟若邁邁如來諭則何故敢爲姑遞還備驅使之言耶至於肉禮之説則尤似戲劇縱使浮薄之徒做成此説大而諸公何故有不安之心耶若果有之則傍觀者莫或以病人服藥病處自受之説疑之

耶此恐出於春兄之與盍與戲言之致張子所謂不如無也者眞不我欺矣御史囘啓殿最都目皆到手頭若義無所嫌何敢一向引伏以誤公家事耶大臣之請委佐貳十分穩便幸兄更圖之谷風之梁笱必見笑於人而猶爲此說亦不免自笑耳 聖上之所以待中丞極用感聳未知渠將何以自處已作書留之而此友之强項豈能聽人說話耶

又

鄙第狼狽果如云云悶惱奈何斡旋易遞之策正不能無望於令兄也盖於公家事極有所害最是守令差出一日爲急也卽者貞相以遶虜文字一度及

列聖行狀二冊遥來而　大行王實錄終不見得將如之何大槩貞相雖未及撰出眞狀纂集廳文字先爲得見則可矣

又　己亥

忍見今日倍覺摧痛力疾赴班歸則頹臥忽奉惠書殊慰此懷宗簿疏未見全文第見諸公相顧愕眙可知今日氣象非開言路戒訑訑者也今日略見一二名官則以政院前日再却金學士之疏爲非謂於公除後本院將未免推勘令承來示則一切相反信乎百慮殊塗而難歸于一也彼疏取用花潭之訣若自己出則誠無推尊先正之意若以攘汰譏之則白休

菴全借於栗谷而當時與後世無有非之者只其時
娼嫉臺疏攻之洪之借於花潭何如休菴之借於栗
谷耶大抵洪疏不害爲正論雖不能用攻之則甚矣
且其所惡正在於疏意而諸公不敢直攻乃指其小
節以爲言則其所存心甚不佳矣近聞 仁廟卽位
後嶺儒投疏以成服日 卽位受賀爲未安 仁廟
批辭極好云今日諸公尙不以 仁廟期待 當宁
況堯舜乎不勝慨然今日稍有正論則其罪都歸於
此漢今疏則想尤甚焉然坐享無故之名在此則爲
未安而又爲諸公懼焉如何如何

又 己亥

示意謹悉　主上所以處賤臣者至矣盡矣而無故
作起事端使不得安於朝此亦命也柰何柰何曾記
己丑乎其時事與今未及十一而猶有威福之説此
實可懲也弟之今日低徊亦不忍便訣之故若漸向
順境何可直遂爲計耶

又

即惟令履如何弟病裏悲懷塡臆只願尚寐耳令朝
問饒令兄弟則答以狼狽未知有怎事示破爲望萊
事當初見啓草極欲一言而被傍人苦止而未果盖
止者之意以爲病廢之人每與朝事而生閙極非所
宜云此説似是故止之矣弟之所懐以爲前後守條

之人例被罪罰此乃教猱升木之道也此後則益無
所忌矣嘗記春間諸宰皆咎受令 先大王教曰何
乃每乞於敵人閔其子不知其非矣此 教至今在
耳矣然所以處心恐誤令事則或不害爲將略而至於
釜將事則極駭矣渠爲邊將聽敵入城不爲之啓而
只馳通萊府有若他家事而朝廷置而不問平時失
律如此緩急奈何此則極可寒心矣且今番事亦必
是譯輩慫慂之致鄙意譯輩不可不用極律而釜將
以軍法從事然後南事或可收殺也未知如何如不
以爲悖理幸爲謦欬於大臣否 先王嘗病譯輩之
奸歸筵歎曰予嘗欲誅一奸吏而諸宰力救使不得

下手況譯輩乎此 教思之復爲漭下也

又己亥

比來耿耿之心只願所親諸友勿與非義之事故前日略有云云於兄非敢干與時事也如亞銓全不知此漢之心以爲尚欲與聞凡百數日前有書云欲除其人爲其官先知台意然後乃告判相云云此漢雖甚昏愚豈不知此甚相外之意耶弟之迷劣有所執者事係 先朝則一息尚存不敢不言雖吉甫千百人戒之不能解惑其餘則雖煎迫使言亦不肎開口矣惟爲朋友盡言之義則無前後之異如不以數數見疎則雖使一日千言弟不厭矣

又 己亥七月

昨日事終慽輿情莫非諸賢血誠所感賤臣何與焉只增罪戾而已弟之所不能平者當初大臣以千載一遇之說大中 聖心又以隋良感悅之言更堅聖意其一又以 慈旨不可違之論侵攻延相復以承某風旨之云脅持得令以成不可破之勢至其人情拂鬱不可如何則又略循公議使 聖上獨當其過區區之心上以哀愍 上身下以憤歎諸人若果承 命入對則終忍不得以傷事體故隱忍而不敢赴矣獲承疏 批則又諭以入來不勝感泣方以禁府事又上文字若得遞免當趁 殷事入哭耳然終

不敢安者因北疏奪告者三人罷散者亦多此爲亂階反蒙　寵秩顯豈無赤以是盤桓而不敢遽進耶蒙賜誠誨銘感何極如春台一向答我豈知我者哉要之死後此心自明今不須縷縷也

又 己亥七月

雨中兄履如何弟暑痢久不止悶苦悶苦草美連手拂歸令人益動懷山之思耳悶老竟不起疾善人亡矣且朝廷失其三孤時運益可知矣持叔隧論終是正當此日政與之相左者一皆騫騰非持叔之非正乃金氏之形勢而亦此漢之歸路歟一歎一幸

又 己亥七月、

夜來爲況如何　新命復將如何何籌事未嘗聞安信事則旣在　先朝且其人當初依我訴冤我使之呈訴於籌司者故試取而見其回啓則請令勿分其田而治其人以難明罪人旣非法典且其設心治其人則自不敢不分其田故如是耳是可忍乎朝家事已至於此痛哭奈何欲於辭疏之末及之以紓其冤未知如何商教之

又 己亥七月

回教良荷吉甫臨行戒以勿言時事其言甚是故持戒頗牢此則事在　先朝也因我陷辟也兩所不忍故不忍不言耳若其措語則敢不聞命第慮太陽餘

症隨處觸發也所患如此雖欲復出末由勢當靜調一番赴哭然後出去耳

又 己亥七月

旣以啓下則將待罪耶弟意以爲安信事如不痛快嚴明則弟去之後其人必致大陷矣况宮家事　先王旣將變通而未及故欲因此申違耳且雖以利害言旣爲遠令之所知則被怨於諸宮不以言不言而有間矣未知如何幸回敎之

又 己亥七月

示意謹悉兩相無慍色眞是喜事此是爲國公心彼若創艾此何苦作已甚之擧耶若其下一欵不甚明

白則此當自引率爾之咎而已弟之所願者只是諸宮家痛自刻厲勿以小利貽怨於　王室也如此則雖衆怒蝟身亦所不辭也諸公若知此心則亦不深怒也

又　己亥八月

今日赴賓廳否論議氣色幸示及作變之查少緩惡言之究未有發落徒取人言未伸人寃可歎賤疾日苦殊有慮死之心昨金起之來言封事何不少遲此言誠然誠然作變雖緩其查而惡言之究不可不如救焚何暇他顧耶未知卽可已乎抑復以一言卒救寃陷耶商敎之

又 己亥七月

病裏靜思身世莫如歸骨故山而只以 廞衛未成
不忍便訣也今則理窮勢迫他有所不暇顧故遂有
今日之請非得已也因人家子弟親屬馳騖經營陷
害之言無所不至渠輩亦豈得已諸公不諒公私而
强請勿遞此實不可曉者孟博有言曰滂死則禍塞
弟亦云此漢去則都無事也且道兄視此蹤跡及今
日火色弟誠可留耶半歲在銓不無通塞今日睚眦
者四起自料此頭粘在頸上只是勇退勿以此身膏
斧以傷 明時仁厚之德是乃所以忠陛下而報先
帝也如何如何

又 己亥八月

炭說有不可者乞教示也兄教曰不可中止耶自上復詢則復當如此矣此理甚明此則不待問而可知矣完相極欲爲　聖候宛轉而亦終不敢終於不獻云兄試諒人情之所在也竊聞停議得一二長者之言然後大决云此甚苦矣何不思之甚耶

又 己亥八月

才上一書下札先至慰感何極鄙意亦非以柳醫爲實心可誅渠爲首醫而不免有罔極之誤是不得不死耳今日以一時不得已而停論之故漸爲拖長之說則是其不得已者反爲所掩耳如何如何兄之形

勢實爲難處然弟則雖被抑屈萬無所憾於兄矣須
往復於炭更聽其說話也

又己亥九月

疏本還納主意質朴可喜然 主上尚以留以議藥
爲未安若知爲議藥而赦釋則尤豈勝不安耶安於
大而不安於小無是理也南疏似是掩耳盜鍾而未
終之論則緫功是㫖也故今日此事上下大小無一
是當將無以自解矣此弟之自初重之者也前書潛
上一欵恐未蒙留㫖也今日所大願只欲兄之勿入
於俗論也昔爲第二件一句被人人承用此甚苦兒
此漢慫慂上爲 君父次爲諸兄而已

又 己亥九月

誌草易紙不楷不堪讀不免再易才送於兩相方欲謝前慢來書又至慰感且悚　誌草槩用改定者而其中亦有因用前處或有別改處明當奉禀也停論雖擧世是之鄙見有不然者故不得不陳所懷耳盖自　上旣令收議則與無故自發者不有間乎大諫有書曰見禁府之啓固知台有劄子也此恐人情所同處也此後則固當囚舌復何深慮也貴館一疏之後則自當處置有何所懷乎草札見子深藏出去故未呈耳大槩一時利害是小事萬世公議極可畏於此二者打開則無難處之事矣似聞外間極呶呶於

鄙劄然吾則不動一毫矣

又 己亥九月

下狀慰荷賤疾比昨稍加蓋以啓事之故也停論之不樂豈弟本情設令兄以爲言何可爲訝只是弟意則欲以半尸自處默不足爲靜語不足爲煩而已如昨日閔憲之示則死不顧閫故有昨日之稟矣至煩再諭還切悚仄不勝悔罪也誌草未及畢謄午間當送草洞耳

又 己亥九月

今日事眞所謂孽自己作空汚良善者愧懼何極只以兄終免處置爲喜也 誌文領左更定者殊多又

李領事删去數十字雖非作者本意然此非私事何敢執迷

又

承書甚荷賤疾苦不已悶悶聞兄將欲進言歎仰無已今日急務豈踰於本根之地哉如頃日事旣微示之意事成之後則却不與知如此種下將來不勝支蔓深切懼焉須痛下頂門一鍼只以明白純粹立心然後庶有商量耳感下問之誠妄論至此死罪死罪吉甫自與希仲師師一向以方外自處難以尋常事相望曾得其書以爲思誠欲沈樞我弟答謂弟則只吉甫兄云爾未知渠以爲如何也

又

病思一向牢落兄札忽及慰荷無已弟不死不生眞是言尸耳聞欲納約歎仰實深今日事不獨 聖體之爲可憂 聖德尤可輔養也日者吉甫書見之否謂弟不用兄言曾有是耶眞是可笑

又

昨書深謝弟乍動所患添劇達夜苦痛 山陵似不敢生意眞是窮天地之至慟也昨日 榻前說話陵幸請停之外無他可聞昨見吉甫書以弟不請師事驪公爲罪道理果如此否道理如此而弟不請則當甘受其罪矣如何如何如何

又 己亥九月

覆書深感挽詞必須陳乞然後得免則小事不敢也倘蒙所司不復檢會則幸矣第賜删定如何劄本蒙示幸甚末端指誰然如此陋劣朝廷置之於生死有無之間則爲賜多矣如或攙掇商量則當一日逃遁不敢暫留矣兄非知我者乎惟兄可以此言聞故敢布之耳

又 己亥

昨書覽未第久闕揔直項者扶病入來曾是密勿之所倍切隕擗昨書如未中理幸示教也洪範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今其所言雖未當理容而

優之使士不止於千里之外者是乃平蕩之道默觀
今日意思則欲其無一事無一言以享平泰之福實
無是理也如何如何最是　批辭訖未下此機關不
少未可宛轉措辭啓以未安之意耶憂念之心獨煎
于中寧欲無吪而不可得耳

又

去夜病甚劇餘痛未定寵札適到此際誨諭諄複誠
不勝戚戚於心自　先王昇遐此漢當去不一而至
今遲遲者豈有他哉誠有所不忍於心將行而還止
者不知其幾番也自此月以後則又使人崩隕常若
此頭粘在頸上而亦不敢對人吐出每欲籲天而不

可得此豈爲死生禍福而然也少讀古人書粗知民常物則之端而今遽陷身於此地兄尚使我復齒人類耶每自謂無可生之義而兄見教以無可去之道不亦相左之甚乎且縱使無他狷滯之性猝難變化迂濶之見自信漸深且不無傑驁之心不能低頭於睢盱之場今日之竟陷於此者無非自取每恨其去之不早而相愛如兄者尚且挽之益令人抑欝也始昧介于石之象終犯需于血之誠君子之責後世之譏正在於此而不在於彼也至如春兄上下信服一日在朝有一日之益此兄誠不可去矣亦無可去之釁矣此則不須憂也弟則不翅寄身於劒鋒不可一

刻少淹而只以病勢難强不能覓决悶極悶極

又

示意良勤令人感荷此事非面難悉難對令胤亦不從容可歎此事毋論虛實豈不欲卽滅其身耶然而蹲坐實甚害義故已决此討第念兩朝恩禮實不勝膓摧肝鑠也

又 庚子三月

每便必得見書感領至意無以爲喩弟病苦日甚不知造物將留此漢幾時子耳收議似不敢容議而當初旣有謬妄之罪固當更陳以請罪故更有云云無乃大悖於語默之節耶皇恐皇恐示諭問諸吉甫云

云不敢聞命也此論盖偏於驪驪之論議不問是非尼盖聞風而偃寧背程朱而不敢背驪今聞許疏必躍然而起矣何可與之上下其論耶然鄙說則將欲投示以俟其或蒙徐究耳

又

每蒙警誨感領至意弟病作言尸忽此 新命驚皇罔措供職非所望赴 祥試所願奈此殘喘如縷何顧自慟嘆而已草兄事如何此兄甚有容量必不效金橘之太酸相與提携以濟時艱正令兄事也春且盡爲時加愛

又

今夜得令胤連枕甚慰病懷即日夙夜之餘咼門䄆珍衛歲儉儉至此未知朝家賑活之策何出江湖漫憂不勝其焬煎也春兒以痁疾行計差遲然終必不已兒與此兒合同則庶救得一半矣唯是之望自餘只祝加重○圭祖易名之典幸乞留念姪子稺弱尚不能踵門陳籲亦蒙矜恕則何感何感孋論吉甫漸攺初見幸矣

又 庚子四月

近日事尚何言哉所謂老子命薄帯累得多人者也方來路傍上章待罪矣不意令胤下來傳諭 聖旨此間心事如何如何始惟此事發於江委於海不料

炭公褰裳而入也

又

曾自舍弟傳到惠札及別紙卽仍漣便復承廿五所賜拜謝無任仍審履用佳安喜慰兼至弟病甚重今幸少安耳別紙盖有不相悉者又有些失實者故盖嘗拜稟欲俟財聽旋思如此恐或透漏無益於事秖招衆尤故還爲藏弆他日兄倘或來歸則庶畢其說耳大抵凡事無愧於心可矣一時禍福有不足計者矣故每聞外議未嘗不笑心而繼發一大笑也所親之收司宜矣不干者並被不亦異乎此則心不能不戀然也

又 庚子八月

蓬室無人一似逃空伏承垂䖍兼有別紙之勤感戢何可量也令玆 新命職非閑漫徒爾多曠不但私計不便而已已因首揆答書乞其善處如或從容幸爲一言謦欬如何別示此亦聞之但不聞不言之事空中喧聒如此眞所謂鹿走山林命懸庖廚者可歎還可笑也且聞諸意以爲弟之所親妄傳行語以致如此此亦可笑弟固無所親然所親果傳行語則弟安得不聞哉吉甫每言衮貞非可畏所畏唯在於此信然然子弟輩足絕往還日下雖有大事孰從聽而相報耶幸望隨事見示俾或有補敗之益千萬幸甚

又 庚子八月

令胤高科自宜得之知舊之心第不任喜賀也即惟夙夜之餘兄履若序圭祖謚事已與副學商否乙巳士禍慘於己卯而當時圭祖以浮薄徒領袖爲被罪之案雖其道德與靜老不無可論而其爲一代士林之宗則無異也若得靜老之所得則未知如何自當作副學書矣弟病日甚而猖狹又有甚焉者只有山阿容此書耳惟是本兵重地久此曠瘝不但私悶而已兄何不力言於廟堂俾速處置耶

又 庚子陽月

豚兒來歸傳致手書及別紙仰認眷存感佩靡容春

兄去就屢見於章疏而尚今遷就 聖心想動虛佇
深可未安耳賤臣復叨職名已入文字想蒙準許矣
别紙所諭未知指何事然弟自爲驪螫以來形迹尤
異蓋平日驪徒彌滿遠邇皆是高明辨博之人也自
有此事不惟顯然右彼而怒我之心則萬倍於前矣
以故夏間則不能徵驗於言色兼且爲淺妄所使知
舊間或有所言矣今則不上口久矣杜門斂迹與人
無相干涉每追前愆不覺汗出沾衣鄉隣雖有紛紛
其敢出手開口以爲救燎自焚之計耶所示忠厚二
字要使不離於此此意實長厚之風敢不服膺第是
當初欲救得一二人血誠反復則非惟聽之邈邈乃

自生猜毒造言交亂無所不至此則誠意不足而徒
靠頰舌且以攻之爲快之心挾帶於其間致人如此
深可愧悔然隗天水於蜀帝分已定而悅己甚光武
之書文淵之忠終不能回其迷今日之事正亦如此
豈此區區所可如何也况彼得罪於衆門正是亂賊
之自干天誅者而其徒終不知倒戈而歸順正人人
致討不必待司寇者豈可以力不能而反爲回互自
陷於趙盾之罪哉鄙意則斷然如此矣如有未當幸
賜提誨以破其蒙千萬之祝然勿以示人恐速焚坑
之禍也

又庚子十一月

値便必有書一一登照耶寒緊盛履如何聞南宮多
官皆論遞兒不得免耶閑居可樂矣弟偶患寒病始
謂外感輾轉危苦數日前幾不可支幸而服藥自去
夜略有生路然危症尚多矣文院事從初頼兄周旋
得至　賜額而尚未得宣到諸生殊悶焉院儒以此
上去必進門下控訴幸特與留念如何如何此縣不
幸賢太守逝去非但一縣之不幸實關吾輩運氣矣
此人曾於　仁祖大王喪別居不肉以終三年今又
如此至其病作猶諄諄語家人以爲我病非肉汁可
治須勿用涸我此雖過於中道其至行誠不可泯沒
倘或於　筵席啓達有褒贈之舉則實關世道勸懲

之端幸可商量也

又 庚子十二月

兒子歸伏承前月廿三書備悉縷縷之諭豈皆好音惟是 聖體寧和日三開筵普率之慶缺有大於此者所諭頗感之事固知兄之如此然此事誠不可放過豈皆士師然後乃誅篡弒之賊哉雖萬被禍殃弟則不悔矣易名之議諸意如此則難矣然以鄙意則前後得此者豈必盡如靜菴哉第弟有一家之嫌難可索言矣 經筵所講來意極當蓋此書經史俱兼義理事變同條共貫今日要務恐無踰於此者大抵書亦且漫紙面之外常以義理之說開發 聰明悅

豫心志則其所益必倍矣然此責捨兄其誰當哉弟
前月病甚劇傍觀者驚動傳說以致兒子奔還而因
此撰有醫藥之 命皇感何極再疏承 批翌早即
呈縣道耳末端仍有數語未知如何耳

又 辛丑

履茲春亨慕德倍切即於春褫遠拜惠札盈紙爻象
足令人憂喜相續也只是毀刹之教遠邇流聞無不
顏(恐誤)動俄聞廟堂玉堂有持難之意殊用憮然及見
其劄本則雖不至如傳者說而其失士夫之望則大
矣自古人君能如此不爲異端所惑沛然斷決者有
誰此實大聖人所作爲出尋常萬萬者正須汲汲奉

行懼或遷就而不成也寧可因循推委以失事機哉如懼其生亂則只可講求其處之之道何可爲一擾而待來年之計哉程子使呂晋伯勿請於朝而除鬼教蓋慮請之則不得行矣投機之間恐不可容髮也先王初服令髡徒納廿布而受牒然後爲僧其時下俗者紛紛矣其時相臣劄請勿行其時若遂行之則其徒消耗今日去之亦易爲力矣後之視今無如今之視昔耶願兄亟改前議毋使爲遷延中已之資如何如何至如都監減兵事亦非　先王之志今日言之無乃有所不忍耶　先王之意則以爲養兵病於養民將欲盡刷游良得三人則一人爲兵而以其二

養之今當講求此法可也何可遽減本寡之兵耶其
他如蠲免逋欠兒弱等事此實大慰人心者益須速
爲指揮以結人心可也諸宮家鹽盆等事實是招怨
素法之大者此厥不革則决無可爲者然必先罷通
津𤀹以下鈌

又癸卯九月

遇北來必詢兒動止則皆云瘁甚云極用憂慮旣不
可陳力則何不旋歸靜養於湖上耶秋氣已高想見
蘇健耶弟凉生略有生意而唯是尹甥得異常之症
雖徃不得相面煎悶如何可言卽見美村書以黃院
重修兒頌已作老兒書云早晩當徹矣大槩享議大

變於前必須於此文公謂之似宜此間論議欲老兄
及仲初貞相爲之盖祠宇講堂兩篇也俱在美村書
不復一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書

與趙胤之 錫胤 辛卯

時烈輒有卑忱冒凂崇聽時烈先人曩在廢朝捷司馬時榜首李榮久等上疏自陳其不謝 西宮之故且請誅鋤右袒之卒徒永絶邪議之根柢先人却署於其疏且獨往拜 西宮然先人絶口不自宣癸亥反正 仁穆王后私教于舍姊曰予極感乃翁之義當時唯乃翁獨是人臣也學官又以獨拜 慶運宮爲題以試士然俗尚枘鑿故沉於下位而終焉其後甲戌五月吏曹因鄭百亨金德承洪恕等上疏回啓

始擧先人事跡以闡然亦有爲而發非爲泉下人地也時烈嘗竊自悼先人志趣操履姑舍不論只丁巳之事直是光明卓絶廉立頑懦扶植倫紀之功雖謂比埒於古人可也而　改紀之初褒録不行身歿之後追典不擧未知時耶命耶抑所謂賢愚倒置者非耶又竊惟吏曹啓辭若以一命微官爲足以褒賞者然噫豈所謂不知類者耶誠不可與俗人道也鄭愚伏每稱先人如梅花淸標而至論丁巳之事則曰與鄭弘翼同其灑落也夫愚伏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而其公論如是則可驗公論之不泯也嗚呼爲善而患不見知者實先人所深恥故不肖亦不欲言之於

人且雖欲言之孰可以聞此哉昨者偶讀朱子書有曰先世有善而不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於是瞿然而起曰有是哉義理儘無窮而時烈乃欲膠守一偏之見學之不講其弊乃至於是哉旣而又聞令兄起當史事實修　先朝實録雖於知罪有難容議然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一經發潛德之幽光則令兄生乎晦菴之後熟講姬柴間數千年筆法而又遽多讓於昌黎公哉於是又隱之於心以爲昔甄逢見知於元侍御猶得介於昌黎以表紀其父之節朱子作書李季章請書韋齋公讜議事實今時烈幸蒙令兄不甚鄙夷許以道義相期於千載之下矣而終

不以告焉則是實甄逢之罪人而亦不可復讀朱子之書矣方齋沐裁書西向再拜而送之忽聞草野投疏欲加以逞執朝權之律悚懼帖息不敢以姓名自通於朝紳矣今則疾病侵凌形神凋喪深懼荏苒差池遂成千古之恨故終敢冒陳伏乞哀而見察筆削之際或特書其事或因甲戌年鄭百亨等事而詳記之以爲不朽之圖則不惟其子孫宗族並受不貲之賜其於大君子垂世立教之道抑不能無補焉所記甲戌吏曹啓辭及淸陰大爺所撰墓銘謄納弁惟照鑑

與洪大而命夏 戊戌八月

乍阻頹範極令人馳爽弟命道甚孅病孫今到十分地柳醫以下皆縮手却立勢將立而待盡此間憂悶何可盡喩比見鄕書以台兄句管荒政皆有蘇回之望若不着實行之則將不免望之切者怨之深矣未知已有成緖否且有一事古語云禮亂則亂又曰須就宗室世族行之以爲㨾子今來與大院君奉祀人相連始知昌嬪安氏尙不遞遷是與 章敬文定享祀齊等正所謂並后匹嫡甚可寒心豈可以私親儕享非禮之祭哉台兄適在禮部幸以此義 啓達據禮遷出則庶幾倫理明名分正士夫家曉然知禮法之不可亂矣恐非小助也如何如何非兄則不敢出

此越俎之言矣幸有以諒之也

又 戊戌九月

昨暮暫就病兒來人虛枉殊恨殊恨所教謹悉微兄眷眷之心何以及此令人鐫感此事只有一說竊聞當初領相請止貿買之事蒙 允行至境上急足追付云領相雖不能狀啓終塞其心則可知今若因此妄言自陳以爲若初無此事則此言奚爲至哉因以爲永杜後弊之地則此實因事納忠之道弟當仰共忠亮共推血誠以助萬一若或因此些少失實言句欲但爲分疏之舉則似無大臣包容之意而又無爲國懇懇之心矣此漢尚何望而敢留哉雖使領相聞

此必以爲是而不以爲非也況當時　榻前自　上
以爲不近理賊臣亦對以所聞未必皆是今若微聞
領相之陳劄徑先上章更陳已陳之言則毋乃太支
離乎竊恐事理如此未知如何更以見教則台兄之
言何敢不從也

又

適此時節兄病彌留無與商量殊用悶悶今日　賜
對荒政更申前說而又無着實施行之擧　上意以
兩西儲蓄爲太半虛簿果如　聖教則國事誠可寒
心武仲果以妄言至於即下講院之　命此實大幸
而泰之非但未蒙採納徒然惹起姜獄事極可惶恐

本如此矣心甫事如此則何不周旋於領台耶市南收布之議兄亦未悉源委而有此說矣市兄之意以爲良民方在膏火中須趁今春亟蠲其一二分而徐待秋成收布於閑遊及食祿之家以補其所蠲也不料不悅者截去上一半而只擧下一半以爲鼓謗之端今日事眞是險途也然此弟與市兄平日所講者故昨日 筵中弟先發端而市南敷其說矣弟當爲罪首矣今若專攻市兄不已則弟勢當陳疏乞分其謗矣卽聞天得將疏陳李櫶事是欲縱風止燎悶歎悶歎今日事無可着手處浩歎而已不如袖手早歸之爲愈也

又

再承兄札慰釋如何當日　筵上左台先啓以悠汎之失且言宋某等欲有變通之事矣賤臣進曰今日生靈無不困弊而其中良民尤甚臣自在鄕時與兪某常有所論之事矣　上命兪某進前武仲所啓如弟說請減逃故兒弱同居兄弟父子之役則　上問如是而救弊當如何對以請收軍木於閑遊人然必自在官先倡之耳其意大槩如斯而不悅者截去上一半拈出軍木一欵以爲造謗之大套今日事可謂難矣天得疏極力止之則謂已呈入奈何今日人情只思其小故而不念　國事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

矣浩歎浩歎所欲言者甚多而來人立促不果

又 己亥二月

病裏見書深慰此心午間聞軍布之略減病懷稍蘇豈台兄有力而然也民間收布才以卅五尺行會而乃以卅五尺收捧雖是小事其失信於民極非細故況其召怨讐不息使民疾首蹙頞定非　國家之福故欲論之耳台兄豈不聞乎民之所欲與之聚之其所惡勿施也明道先生每愧視民如傷四字今日急務恐無大於此也如何賤疾彌留瘝廢職事長單安得不尋耶因此脫歸則亦一幸也千萬力疾僅作不宣

又 己亥二月

覆帖良荷謚事未諳體例然謚重而爵輕寧有贈謚而不贈爵之人乎以弟一家事言之則從祖圭菴公爵是大憲故尚未請謚頃年儴鄉儒生將上章並請爵謚以他故未果弟之所知如斯而已貴曹必有已行典故矣未知如何鄭桐溪亦不贈爵否抑生時已陞資憲否凡百眛然殊可歎也

又 己亥二月

續拜垂翰慰謝何極示諭纖悉尤荷繾綣之意本曹啓草僚友構示弟於末端下一轉語云謚典雖了於前而准錫追命於今尤可以慰士林之望此後都沒

事矣大槩當初並請贈職則尤爲周詳矣

又

遠承伻書慰荷何極弟則得失是非姑置不論今已出來一撓輕舟便作江南人矣景色之不佳朝家之不幸皆自己作此身一去則漸漸消散矣所可痛恨者　聖恩至此而無路報答雖入泉壤此心難泯矣唯望益攄忠悃以輔吾　君也此外則盛暑多愛

又 己亥十月

一臥三秋寒節又届只見桃席凝淚不乾當時比肩進退之人雖生而相見必泚睫況如台兄願得相對一敘悲苦者豈有窮哉只以疾病如許無計叅尋曾

聞兄自江外憂疾入城送人以候則阻門空還茹恨至今耳囘視此時能有幾人而台兄久於沉滯尋常憂憫今幸 聖上鑑照有此叙復病中聞之不勝欣慰俄伏見 聖批想是兄疏極其愴惻又一潸然也昨者栻姪來傳渠翁意以爲今日事似非所以待台兄者此言是矣然台兄只當速膺 睿旨至於再辭則恐是過當未知如何賤疾別無疼痛之處只是寒熱交互寒時則如瘧發之始熱作則手足如火如是循環以致寢食俱廢元氣日鑠以此意思闌跚全廢人事雖欲以書相問而未由也茲拜兄書既感且慰無以爲喩

又 己亥十月

病裏復見兄札頓覺蘇慰弟所患如許只慮死生餘事念未暇及也茲承遐心之示鶴之冲霄者病則猶不能飛故古有病鶴思山之詠況此血肉之身坐在人鬼關者乎倘得不死生還鄉里則正是朋友之所願聞曷嘗如台意者乎呵呵別紙謹悉近日人心不淑廟堂之周思顧慮烏可已也然 聖上只與腹心良臣密勿相議則事或無迹故敢效其愚耳復念宗時廟制草率蒔翁欲俟時事平定乃備其制今日如台兄盡心 國事挽回世道則此事徐議之亦未晚也當此之時如弟者雖身健脚輕豈肯有遐心哉日

夜心禱也自餘勁風吹雪只冀行履萬福以副遠誠

又己亥至月

曉旭奉讀手書欣慰倍增況誨諭丁寧寧不知感第此漢九牛之一毛何足爲去就上物而來教如此耶春兄則小大信服今日事不爲則已爲則捨此而其誰哉弟昨日已得初由三度得遞則載病下去矣第疾病如許恐不任鞍馬之役耳別紙蒙示尤荷虫臂鼠肝唯當任之不欲爲一身利害以藭人奴主之分矣千萬來人立督不宣

又庚子二月

兄未還朝弟已渡漢以弟之懸懸亦知兄之惘然也

然罪累蹤跡不宜作書與人自同餘人故不敢也今
於褫中蒙賜手札連三紙縷縷其所以見教之意甚
悉且勤非兄之見愛至見念深何以及此不勝莊戴
之至第弟之不敢留者只以為臣無狀致此題目此
不可留者實無尤人怨天之意而不幸帶累得多少
人至於千萬不干者並被傳言之疑與弟有葭莩之
分者無不重足而立此非盛世事然莫非由弟而然
凜然寒心實不欲生也當初曲折甚多如欲悉陳則
實非尺紙可盡而又不欲紛紛於此時時移事定之
後當吐一二於執事耳至若亟還之教則非不欲拜
承而以此身名當此時節抗顏復入如非大膽必是

大愚弟於二者上方則不足而下比則有餘矣無緣
承面第切悵歎

又 庚子十二月

戀德之心何嘗少怠病思衰耗略作數行精神攪撓
必添一病故自秋徂冬候問頓廢不知者聞之眞是
一怪事也台兄於夙夜倥傯之中遠致訊書情意繆
緊如非至意何以及此感鐫非虛語也弟前月中所
患陡劇其時幾無幸矣今則視初略安矣竊伏聞
聖體安和頻御筵席雖垂死如賤臣者猶不覺曲踴
巨踴矣矧伊積雪徵年亦豈非天佑 聖德耶只是
飢民狼藉災宿張皇隱憂深慮曷有其極冥冥之中

不知有何倚伏耶瘵恤之極不以在外而少間矣曾以我友敬止讒說其與妄誦於兄矣竊聞行言或猶未已伏想兄苟亦無然然在弟之心實愧其持身無狀屢憎於人也然非兄則何敢以此言聞乎竊聽於隸僮則頌兄之言不絕於耳有其實者理固然也悼我之不能師法於萬一耳然國危時艱更願益攄忠悃以幸斯世今日 主知人望有踰於兄者乎其地愈隆則其責愈備豈非可憂之甚者耶新曆深荷眷惠數內少一事想中路墜失耳歲序將更伏祝新慶益茂與國咸休

又辛丑三月

本兵供劇之中能記此草莽中人爲賜書札副以一褁成藥珍感之意何可盡諭仍審體中寧毖公私幸甚承諭 國祥云云毋論義理如何只此螻蟻私情終有所不可闕者豈不欲匍匐進赴一洩弸中之慟哉誠以賤疾沉綿一步之難有同宿舂以此筋力難瑩其舉義耳武初小言此亦微聞然韓富下殿想不失色況且兄與武仲有客主之勢兄尤豈不欲相容耶素兄歸朝有日想有相輸之樂耳兼政 上下以實心行之豈可無實惠耶別紙尤感最是咸令如水沃石外浸何傷或因以光瑩不無其理也所欲言者何限病倩只此

又 辛丑五月

示意懇惻令人感歎今日事雖諸兄留在似未保大副人心然其有補於時則無疑矣故弟自在鄉時力勸春兄應 召而昨於答渠書又云如必欲去則罷對即出江外可也不然則令番事不足去也未知渠以爲如何也第觀其意則至公血誠似相聽從矣草兄亦已勸留則太半同頭未有有 君如今日而終遂其初者也二兄皆謂我何故物我異視此言亦有理然弟則鳥中之稷粥留一日貽一日之害其已事可見也如其不然則弟非石頭舊 恩新眷何心忍孤而爲必去之計耶入謝之義兄意甚當敢不承副

欲於明日先以一疏自列耳

又 辛丑五月

吏僕垂教感荷無已始欲今日留疏渡漢矣諸兄之意如此故姑遲明日耳第有不相悉者弟自在鄉時章疏所陳有二事陪班之一慟也　玉色之瞻望也及至京裏得見趙疏又見三水紙三水紙則明有所指之人而謂我爲叛逆人臣得此題目不卽死滅猶爲大罪況可遲留輦下乎以此忽忽居無生意出無所之今則又謂臺論皆出於弟之指揮而又適不幸入臺之人多是連袂益無以自解矣以此愈不敢安耳至若　聖上今日恩遇雖極冥頑豈不知感己於

當初回上啓辭中極陳感激之意而又將於留疏言之耳

又 辛丑五月

每蒙勸諭爲之感怍 聖上旣察賤臣之蹤跡故略許其歸而猶使遲遲 聖意所在亦已隱度矣明日欲呈小疏若蒙 批允則何幸何幸然已同逝水只是東去而已

又 辛丑

須曳無死得見今日大慶追憶 聖考前席語亦不禁涕滂也臣民從此百不憂矣歲運亦豈無豐登耶每念兄夙夜匪懈以毗 王室而才短智下不能以

一語相裨朋友之義亦蔑如矣矧有致身之道哉昨拜兄八月廿七書諭牖勤懇只切愧渥然一夔足矣何必多也

又 壬寅九月

病思牢落忽自春兄褫到惠書屢回讀來甚覺沉痛去體也況以忘生徇欲爲耻實程叔子謹嚴門法而今承不下之教匪惟私情爲公深喜然豈其然乎呵呵第有所懷不得不一罄也竊觀今日若而年少清流自待不尋常當事不放過特事似有所賴亦聞倚兄爲重固當同獎 王室共濟時艱其中有過於弦急者亦須調娛財酌不使至於散落而去也遡聞日

者持叔南宮相繼解職而持叔則又以體例間小節
至將有從軍之罰卽得其書則有盡室南來之語𩣡
慮見逐祥麟同去一叔之出固爲可惜而日後所失
恐不止於一人而已兄何不見持叔說破前事願與
同事則彼見兄至誠在國必將回頭矣如此則上免
失士之誚中有容善之美下絕卞莊之窺矣豈不善
哉豈不懿哉如弟者退伏田野不當復說時事而區
區爲國之誠則至死難泯矣目見士類渙散不可收
拾夙夜憂歎不能自已敢此縷縷幸乞留意採納俾
無不及之歎如何如何弟於兄愛慕之誠誠如昔書
所喩者而若不盡布膓肺則負兄多矣而爲小人唯

諾之歸矣並望諒察也此言雖不當高意亦望勿泄俾此多釁之身不騰於人口至祝至祝

又 丙午正月

自我書斷久矣兄猶時以書來仰知德義媿感何已昨金子章遺孤下來連枕略道兄一二餘論不如是何以爲大臣欽歎欽歎即玆獻歲台履增慶弟病伏松楸衰謝益甚惟書册會是承問於師門者未死之前欲日夕溫理俾不至堙没而精力日短氣不任志可惜前日虛過了盛壯時節也咸卿已矣歷盡多少坎壈亦不得遐齡極可悲也只時危如此安知此非大福耶晦翁之論元城至矣餘寒尚苦惟加護鼎裀

以慰瞻仰

又 丙午五月

自拘蹤跡弟不敢作書而兄不佳下狀實仰至意無以爲謝己事置之勿復道可也倘靡聖上其事但己也耶追思渾身靑也 榻前兄說幼能轉示雖平心觀之似不可不謂之公矣其論邑考與昭顯不同者尤攧撲不破也別紙如當於兄意幸卽爲之如其不可幸卽還投至祝至祝弟自料餘日無多而舊居是四通五達之達日與人相接一切疎於書册且經嶺事尤欲深入歛蹤故移在淸州洛陽山下已有日矣極有泉石之勝終日無客可以看書只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者甚可慨歎耳餘只付默會

又 丁未十一月

哲人之疏委之旣往壖公之論繼者未已此時不敢問人而人亦不見問不料記室珍函遽到壙坯之中開閉屢回幾於紙弊而未已卽日陽德已昭伏惟燮理之暇𣪘食崇福區區慕用何時少弛也竊聞曾有西河之痛以兄德善乃復遭此神理眞有不可知矣弟喪禍之餘大病幾死今幸少甦而餘症尚未祛復以小兒輩痘疾憂惱度日此亦豈章子厚之所爲耶竊有私懇韓尚書元吉實東萊之婦翁晦翁懇於東萊轉要尚書祈遞職名夫隔手借學猶且爲之況弟

之於兄終不爲一言耶盖自比年以來冒死凟章苦
言悲懇無所不至而　天聽愈邈匹夫之志更無所
望幸兄於從容訏謨之暇略擧賤名以前後祈免者
出於誠心而非矯僞之辭敷奏前席則以兄之素蒙
眷信必有見聽之端矣未知兄其能見哀而試爲之
乎又有一事雖甚微碎必不見罪也數年前府吏梳
到些物弟敢辭却則府吏又以諸大人意還送以爲
此非以府例乃以吾等所有相奉云則意甚鄭重故
不敢復辭矣今則因循不已復成其例此實不安之
甚者亦望留念俾毋更如前日之爲如何如何昨日
復有來到些物謹以還之恐兄不諒弟意而見怪且

恐如前日諸大人之鄭重者故敢以浼聽耳餘祝體
中增毖以慰具瞻

又 丁未十二月

前拜帶曆書極用藏戢昨夕縣吏荐到今十一日惠
翰縷縷示諭眞如親奉顔彩何慰何感弟不堪鄉里
煩囂今冬長作山房計活歸纔數日而見苦寒疾委
席呻痛人之好惡鬼亦隨之理也柰何側蘗之諭誠
感至意然隔手掩瑕塞耳盗鍾其意甚不佳隘之名
本不敢當而自昔諸公之所以相待者似厚而實薄
故有前書之懇矣今來教復如此誠不知所以處之
也然兄之愛惜名節至矣豈肯爲弟受斯濫之名乎

以是尤竊疑焉好笑好笑頃者便回伏受各種痘藥兒少旣有賴焉而亦傍及隣並詎謂相國之緣不遍於天下之寒者誠願擴充此心以醫一國如何如何紀綱旣解則一婦一夫皆爲勁敵近日脩事亦可驗矣朝廷若尊嚴渠安敢爲不道之言乎弟杜門養病不敢復言時事久矣今感吾兄傾倒之語復此妄發幸卽滅之餘況惝裀獻歲加重以慰具瞻

與鄭晏叔 濩 丁酉十一月

千人談晤不足抵兄一字累紙誨諭實皆大下奉讀以還不覺心融而神會也仍審幽棲履候貞吉贊賀無任但自執太謙使人汗恧不敢安耳賤疾固非情

月可醫縱饒無疾識愚量褊自知不堪爲時用久矣
令者 聖恩益隆非不欲如兄所教而只是一入之
後便被拘牽必欲直遂初志則益傷 聖意淹滯因
循則必發狂疾只此便自難處惟老兄入思而更教
也理到之言不敢不從也士禍云云不可謂終無是
事然微臣所進無一句一字不出於朱子若罪之以
此鈇鉞榮於華袞矣第慮今世雖譏以戾於朱子之
訓而知耻者鮮矣若是則禍亦無作矣如何如何示
諭欲託文字力所可及者前後無敢拒之者况於老
兄之教乎儗兄於徵召諸賢自是實情何敢戲謔耶
亦非諛辭也弟每自語以爲使兄處於諸人所處則

剛强足以自立廉潔足以礪俗而大家典刑又不比
草澤之見嘲於人故每爲執政者惜之頃日特除似
是爲之兆者心竊喜之而事有大謬致兄拂袖徑歸
則極令人浩歎不能已也對他人容或發浮譃之語
對老兄則不敢也精華方勘過而抑此書將極有關
於後學故不敢容易渉獵朱子嘗自以爲不敢容易
者是大不遜蓋以有垂世之意故也弟於此亦云爾
然一時勘定似難當逐勘逐呈也此書極有商量處
盖若於朱子所定之綱有一字添加則未免不韙之
罪難比於罪我之罪矣如何如何○來此諸少無不
病者而令胤獨免焉顏貌潤渥此則壯年獨處之致

殊幸殊幸所讀孟子如有餘力則註何可不誦也老先生每言先熟正文從正文細尋義理云云故欲看其力量而更議之耳律呂書是蔡先生一生西山上喫著工夫也乍看難透近當與令胤説討俟歸庭問之也稽古録弟亦未之見也早晩討得幸相示也東西銘韻雖不甚精大槩有之如功恭生成寧則亦甚精矣如以古人叶音例之則必皆當協而後人不能可歎扶縣去此三半日程日長則一日可至矣重峰祠既移而功猶未半云可念可念

又 戊戌二月

賢胤去後戀慕益切承此耑書恭審新涖吏民政履

佳勝慰喜且感弟病中奄遭妹壻李監役喪悲慟之
懷不容名言近日事非敢爲堅貞也病甚稽謝常切
皇恐至於不密之戒誠可佩服然今日此箇虛聲亦
不易聞無乃造物爲此虛聲留得此病漢耶呵呵𥼶
華何不同教所禀耶病故如許未暇續校此家喪事
粗完謹當自此繼禀也印出進御豈不是臣子獻芹
之誠第不可徑發此聲也館宇增飾自是小學書中
語然姑待農隙如何吏民雖獰亦是三代直道而行
者道德齊禮恐不可已也此有所禀也我東婦人首
制卽同縒子重峰先生慨然請革者老兄家以喬木
餘矩先從出谷之義則亦有從之者幸令小嫂及佳

婦畧從華制如何此不繫禁令而况內制則亦非徒
俗士夫家自不從耳先儒云先從大家做樣子此訓
豈不可思也須商量見教也

又 戊戌七月

承此耑書慰感無已且審暑雨兄體康迪何慰如之
當初馬跌踦賴下人輩扶持身固無恙而貴借納足
於石矼窄處竟至殞斃無論人物良者難保可歎八
日祗振威境自政院急報 上候極不寧語音甚微
忽問宋某到未遂力疾日行二程入京 引入臥內
竊仰 天顔極其憊悴殊不勝涕零也自 上勞慰
甚勤仍賜坐欲爲從容而竊觀 聲氣綿綴恐疲於

酬酢少頃辭退矣大槩 略問民事極以爲念矣弟若復對得罄所懐則當辭去仍欲東遊矣令胤好在云耶何時東來耶極欲作書撓未果矣

又 戊戌七月

非老兄之見而日與之處老兄知吾之樂否也此時忽承崙翰奉玩數遍頓覺羇愁消釋也比日 上候日有稍安之喜而竊聞其實有不然者區區憂煎之心疇與談說一對 臥内之後便阻文石以是歸期漸遲度日如年猶爲歇後語也早晚復對若以愚妄之言爲或可用則尚可小留若或不然則浩然而歸便非難事矣前日所教之事每着之心胸今書何無

更示者耶上來以基泰爲子已得啓下五孫盈盈老境滋味不至全無而已有衣食爲累之懼此可笑耳成歡骨金驛吏等已以兄廉德聯名騰頌固已知之矣小人不識而稱其小實可笑也万伯之馬報守之布極用不安第未知馬主能厭其意否也山中安否如何此公必笑我亦入城市是催我拂袖歸山之一事也呵呵欲作此公書而適被客撓不果也荆布煩問以示感戢如何如何春兄一再見後以尹疏事縮伏私處故不得相識凡百可歎尹疏臺諫昨日將發論請罪而以　上候姑停云矣

又 戊戌八月

秋氣漸深戀德方切曾於便次伏承惠音慰瀉如對
上候苦歇無常殷憂未已以此弟之歸期未易悶苦
不可言救荒之策朝廷方講議而未有着實事深可
慮也弟僻處深巷終日無車馬只與略干後輩討論
書史恰一山中消息耳昨日閔持叔家以兄書送二
千米來可謝仍想紫蟹黃雞令人意思飄然令胤昨
自廣陵入來若得相守探討則甚好而未可必也鄉
書絡繹酬酢似煩紙束復惠如何○憲府論善道疏
則 上教旣以其疏爲邪說再啓罷職方請門黜矣
金萬基新入憲府避辭稍緊矣大槩 上心旣曉然
於邪正此後無復事矣

又 戊戌十月一

戀悵日切承此手書慰寫可言弟遭此 誤恩驚皇罔措五疏乞遞未蒙 準許昨呈辭單今日入啓 教以調理出仕卽遣栁醫理已窮矣勢將出肅此後事其狼狽灼然矣然須盡一日之職而聞見孤陋如老兄之血誠相助者又在遠地四顧茫然莫知下手之地下教諸說無非至論敢不服膺如洪君叙趙士達皆在商量中君叙則欲擬咨議未知文學可以當此否其他可用之人幸一一錄示如何此中本無客只有學子卅餘人來往自為此職亦皆散去兄書雖逐日來到萬無漏洩之理兒子亦知父意如老兄書

尤不敢向人道也嶺外諸賢之裔欲先收用矣此外凡百須一一明教凡有所思須勿憚遠專足見報至祝至祝山查煎方患胃症絕食數日殊以爲賴老兄所惠雖米塩亦安他人則經束亦似難便千萬所患方書伏枕僅作○幼學生進姓名居某地有孝行學行吏才才行才局某之子某之孫年幾許

又己亥元月

戀慕中伏承惠書慰喜且感且承不滿意之教喜聞之餘不勝瞿然又仰盛德愛人之深也然必指某某然後此可以知其實而改之矣幸乞毋惜更示也洪君叙已以六品啓下曾叅工郎之望此後當隨闕注

擬矣前書所達未記其如何而簡紙中只一小札其他則未見可訝新雉珍謝前書妄禀寡女曠夫官使合處之事未知虛實如何久未見答鬱鬱

別紙

近日則不聞警責之語毋乃有得罪事耶洪鄭盖是當今人望鄭極是良善潔白而精神甚少洪只爲目前姑息之計而無遠圖皆難得力矣放軍收布豈但無謂思之骨驚此須急急通變而大臣不以爲意可歎可歎

兵水營濫率及監司之輦輸歸家之弊當俟朝廷少清紀綱少振然後次第釐正矣本之不先而唯末之

務則徒見用力之勤而已矣
士卒驕惰此將不得人之致如得恩威並著者以治
之則可不勞而變其習矣
庶孽校生游食耗蠹之害誠如所諭此則須爲保伍
之法然後庶可整頓故朝家方講此法而未定矣
繡衣廉問已啓遂八人矣
用人不如初政誠然然蓋初間則人才頗多故擇而
用之又以守令次次陞遷故於己心亦以自慨矣今
則在官案者殆盡又大臣啓塞以守令遷移之䂓故
未免苟充人之爲言豈其誣也
備兵之說誠然誠然只以國儲蕩竭無食可養如汰

冗官罷閑局等事似亦不可已者而事係變通大臣
必不樂聞矣况丘債是各家自利之物罷之尤難矣
弟不受吏曹成均都摠丘債則同僚或有歎伏者而
不悅者甚多矣
䌷庫知數亦不可已者而大臣以下皆與下人相親
下人所不願切不欲擧論奈何奈何
帶吏之多而耗竊經費弟所痛心者已汰其濫率者
三百餘名則人皆仄目難矣難矣
各司官員爲客胥吏爲主此弊不可說亦當變通而
變通二字爲時禁語奈何奈何
守令之沽名者誠可惡而其中亦有誠善而得民心

者此似不可一例貶訾也其廉謹勤幹者當初調遷之大臣以爲不可故今不能更爲耳

佐貳竊弄者未之見但右侍每欲偏用一邊此謗必起於此也雖有未安事何可形諸辭色耶

君叙我若久在此職則當稍養其望擬之臺憲矣吏貢案緩於用人者亦有所見矣

李箕徵之有才弟亦聞之但以其不善於公州之故物論短之矣

兄之所薦人無指點盖出於公心故耳縱或有未善者無愧足矣

鄭時諶兪兄每言可用而才被臺論故不敢輒用矣

其叔今始聞之我若仍在此職則當收用矣吳魚諸人亦然也
厭聞訑訑之示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幸極思當爲之事當用之人及所聞闕失逐逐見示千萬之望也非兄則更誰望也
忠州聞慶新寧諸處山城誠不可廢棄此則當與大臣私議知其意向然後可以建議矣
昨者年少臺諫請治儕用隧道者曹守而立異並侵於弟諸人多右守而弟固不安今又洪汝河以鏡城判官上疏極斥完南而並侵此漢俟　上候向安當上乞免之章矣

又 己亥五月

天乎天乎何奪吾 聖主之速耶此身自放田里以爲没身之計而 聖上千言百辭密勿召至謨猷布置方得周旋而一朝 厭世遽爾上賓叩地號天寧欲溘然而不可得也初四稍晚聞 上候危甚倉皇冒入 閤門外卽聞有 宣召僅擧數十武已聞嗣主擗號聲入臨 天顔則已不能言矣奉持大號五情如焚卽今日月漸遠 因山將卜追奉 玉音只自隕慟而已弟之氣力則僅僅支過盖以至慟痛中自不覺其傷損耳春間有屛人獨對之時而託孤之云則外人妄忖也洪也既已下手而其疏方留政

院未知將如何處之而此身行止則不待擬議而可知矣第此遲遲者　大行恩遇有不忍孤也　大行髻腫不輕而重則審矣鍼醫申可貴下鍼始出濃汁少許而繼而涌血數斗盖下鍼在朝而　昇遐在巳時矣三司方論醫官及提調之罪而未蒙　允許矣山陵則　健元陵內及弘濟洞最好云弟則逢人輒以兩處爲言矣未知如何歸宿耶禮判以下已往交河等地矣　廟號孝宗陵號則寧陵而畏忌不敢出朝報耳老兄形勢不得不還官而下輩逃散者甚多此爲可慮　山陵未畢之前不可棄歸唯思開諭還入之道如何簡紙只有花印若干而白簡則絕無豪

兄垂惠仰感仰感仰感千萬忙甚不次

又 己亥八月

病思牢落老兄長在心曲無何忽拜手札欣慰倍品第聞有疾喜今平復只是衰境善病似非佳徵須十分愼攝也弟自前月初患痢臟腑虛豁之後寒熱交作自昨微有脹候以是禁府之事一未出供逐日控辭尚未蒙 許悶悶 山陵入爭出論未動 上聽且爭論時頗侵大臣大臣引入故不得已出郊更判入告以爲某剛決 山陵之事無變則某必不入來再有 召命以病皆不得赴而已有移卜之 命矣其後 遣史官使之入來時腹痛方急請於少差午

後卽進則又　命然則毋動數日後欲入哭班力疾入城病因添劇終不赴班亦不得復出此時蹤跡殊甚殗䏲也閔文遽逝非但令世失此善人大受兄弟不得與朝家事此實運氣所關柰何柰何令胤早晩必來哭其家切冀相見之有日也有一書傳與也

又 己亥十月

書至伏審行李好稅慰喜無已弟病苦如前無餘事矣令胤之疾深可憂念此公之病但當靜養使心境貼貼則自可勿藥矣圃隱集序文如河作果可去然下公亦是前朝人失節者亦豈宜於弁此哉朴公曾所未聞之人萬一其人可愛則坐其文而去之未知

如何以愚所見晦翁編揚雄蔡琰之辭於續騷而曰
所以著雄之罪今河作仍存於此使人一欬一劇亦
是晦翁餘法未知如何如不欲使混於諸作則以河
下二序移在下卷之後亦好耳第未知權是如何人
如其不好底則河下之獨見貶抑恐不厭於地下也
與其擇之不精不若因舊貫之無咎也如何如何來
紙還納武侯書係受三種美味珍謝病不備

又庚子五月

兩書一並臨到披慰不可言因審盛履安勝又甚喜
耳青巖所傳書亦承悉矣弟自有海疏以後皇恐不
敢安在家閭又不敢冒入國門待　命於司敗曾往

馬巖墳菴上疏待　批矣批未下而翰林下來　諭
旨以慰存之繼有　有旨於方伯以離家之故　令
給支調之資以此不敢仍留以軫　聖慮再昨蒼黃
復路方在溪亭耳近日時事至於此極痛歎何極精
華比以罪戾未遑下功近當依教耳來十七冊及空
簡依領矣數種莧者仰感至意近喫全麥老腹固其
本色而粟皃則已病常用慼然矣今得此味庶可救
活矣尤謝尤謝○權之狼狽至此奈何奈何吾則本
以其本色待之最是尼公推許甚至矣史官考出
貞熹王后服制則亦期年矣然此非考禮而定者則
何足據乎然諸大臣所以拒原劄者則在此矣當初

首台則固已慮有此患盖初喪鐫也在　闕門外倡
爲此說雖以延陽之忠厚亦爲驚動矣

又庚子五月

想已北還否今亂今如何毋求速效徐徐以補元氣
則自復天和矣弟近聞時論益新畢其　主之說昨
始得見不覺膽破措身無地不料其人存心如此也

又庚子七月

每奉來書先有不喜之意盖以悲苦之辭徒惹哀緒
也賔客如織固妨於將息然未必不爲忘哀之一助
弟霍氣漸甦自去夜近槊看書耳少輩中尹拯甚可
望今以書來吊其言如此又知渠見重於儕流也不

少益增慟傷也此書覽後還擲此等紙欲堅藏待罪有知而投之耳言及於此又不禁沾臆也委惠當一如所教也鮓齊始不知妨於霍又性嗜故每飯必喫而未見有害無乃反遲禍大耶煉臍亦當如示尼山書呈上大抵行錄從速投示欲於此時草成耳此外只祝節哀自愛以慰幽明之心泣禱泣禱

又 辛丑四月

因閔哀伏承下書槩審還曆諸況慰荷何極仍想罪父去年語及而泣如昨日事還增哽塞未委襄事已訖得向京路否復官非所喜而因此得一僻郡則罪家庶有所稅矣兒子自此還京則其生母已染癘數

日而諸子無在者獨入救療竟遭其喪獨親殯歛而
臨絕迫於至情敢爲不忍爲之事相染不足言而此
豈可生之道痛哭摧膓寧欲無吪也渠毋聞其如此
自廣衙冒入爲相救計老人犯危亦可慮也然天也
奈何渠於老兄言凡事不敢不從相見若因書極力
開諭亦且切責俾回其迷則感恩之意如何盡報也
且今世人倫不明於出繼人例以親喪作書出繼者
亦以親喪自處此大昧一本之義者也程朱極言當
稱以伯叔父後學何敢違戾耶伏想老兄謹嚴於此
故漫及之尊外王考幽誌已足銘語而適與持哀在
書堂故未及搜付耳精華欲得對勘者未易尚未動

着且以泪於金石之文而未暇也然何敢不承教也
周急之資感甚感甚每蒙老兄之賜不問家與官而
安且榮也千萬以兒子心極傷愴不能一一

又 壬寅三月

今見此山雖不見天下勝地然以見於傳記詩歌者
揣之則恐無有似此者兄不可不一見况先相國所
樂遊而勝槩悉見於歌詠尤不可不一來追尋也如
何如何嶺外八景欲及兄瓜未熟而同賞未知兄有
久計耶恐拂袖徑歸如龍鎭時也可笑可笑

又 甲辰二月

日者家弟褫到兄書慰喜如對卽日兄履如何戀溯

戀溯弟泄利經年漸敗難支料此運氣不待外食而無此身矣所諭驪人潛形之事自其先世本色何足恠也大尹之徒慫彼之說亦好笑驪雖急於陷人必不追渠而爲之矣然此等事置之勿復道也墨者無恙能學書否每如在眼也龍鶴以來意使往沈漢請之則其言不遜云矣白爾玉所管去冬使之稟處耳精華得暇則輒校而所校不多可歎

又 乙巳九月

松院傳到鄙書否栗谷譜草聽其討去耶卽日秋老兄履若序漽慕區區老先生所與申廣州書今茲奉納當時論議可以默想矣今與美兄商量美兄見謂

後録全編莫如姑行倚閣以俟衆議歸一鄙等亦相
唯諾矣兄意以爲如何美兄書中想一一報去耳

又 乙巳十二月

金歸承拜累紙書慰荷慰荷此曾在孤雲校讐老先
生遺稿歸日觸寒方此擁衾矣栗谷年譜兄既勇意
攻板豈不幸甚第貴郡纔訖坡山之役復繼之以此
莫或煩費官下耶雖事係斯文殊不敢安也且聞金
言則工匠輩利廩錢故引日云幸須督訖之毋令人
有言如何如何魚鮮當分諸諸友家而此老姊亦得
以加一匙飯何幸何幸但兄於草友每無書而只有
遺此友若知禮不備貞女不行之義則難矣好笑好

笑

又 丙午十二月

杜門空山無與晤語忽得老兄遠書如奉笑談喜慰可量時烈入此深處非但爲水石之勝舊居懷德甚是遁衢而四鄰皆士夫冀北日事逢迎酬酢自料餘日無多如此過了時月則恐負埋頭書冊故自今夏攜持老幼及數簏冊子就淸川之洛陽山下結茅數架朝暮披閱實愜初心深恨不早爲此來也米鹽之艱誠如來示米則每糴淸川別倉之儲今冬已請五斛盎則倉底有虛可以貿用矣相知者不至全無而今日誰肯犯睢盱濟此山間一老漢乎此則全未全

未矣老兄歸計今以賑事難決云者是也頃者與李相詰時雖不可執此爲言託以他事而去則善矣聞因此京中雜言殊多可歎須待麥黃即謝去如何然李事絶勿出口是長者之道也賤女之嫁已在十月念前其時壻郎適兄閔廣州下來觀禮對酌數杯而遣之無有所費矣此是賤之賤者而猥爲兄憂至煩再問感悚感悚李務玄與我情厚不下於兄昔年因一些事渠便絶我尋常慙愧且渠如飄風而我之老脚不能追尋以謝幸以此意解其意早晩南歸如或見訪則欲評楓嶽之勝娓娓數日因欲相携探盡關東未盡之境也閔氏婢子敢不力圖老兄爲人之忠

老而不已欽仰欽仰精華此亦何敢暫忘耶比來以
文元公老先生遺稿校正入刊無寸暇可及其餘其
所修數冊亦在懷鄉令不能付上可恨然幸勿欲速
委之此漢則修畢入梓必有其時矣慕容垂及唐末
藩鎭向背當依綱添删不可徒拘於文字之善惡而
已當臨時稟定也二先生譜今蒙刊誤示及幸甚幸
甚謹已正之於舊本耳重峰集此亦覺其誤字甚多
而未暇動着何故此生役役如此耶時不能無偷心
也近思錄只誦正文甚善老年精力不須費於註脚
閑漫處也洛建大文字如易序西銘等皆入於近思
唯晦翁脚下無人發揮愚意則無非至論而其中唯

玉山講義爲備且大也此載大全中矣其他則勉齋所撰行狀自自葦齋得中原文獻以下可常誦也

又丁未六月

閏月遇丘於清川告以喪故後又因營便以一書並呈下詢近思劄冊卽於奉化縣便承拜惠書前二書俱未登徹矣極歎極歎時烈閏月至忠州舟送姊柩歸到懷鄉松楸下前月又喪四歲女兒老懷甚惡弟又自前月望間重患疾病念後累次幾死今幸得延而咽喉尚塞不能吞食且不能言語凡使傍人只以手指揮蓋此多罪之身鬼責宜矣還甲之不利於人者亦非虛語也嶺營書早晚當徹矣其儕答下問疑

義幸還以可否也老兄精力如此不惟學進之可敬
前頭壽考亦可徵矣奉慶無已紙尾之教謹聞命矣
愚伏碑文云云非碑文乃諡狀也禮學勝似退溪非
愚說乃沙溪老先生說也老先生頗指退溪禮學疎
漏處如承重者之妻從服乃家禮明文而退溪以爲
嘗無服故人家或有不服者愚伏則謹守家禮故無
此等論議老先生之說似指此等處矣然當時愚伏
之孫以有謗言請改之愚卽改之云禮學之精近世
所無云矣老先生經書辨疑數册去年已開板今僅
校訖若送紙地則當印上也千萬委枕困劣只此

又 戊午五月

聞兄疾病不勝驚念吾輩各已頹齡死何足惜只不得更與相見爲至恨未知治命無漏耶惟奉化之兆邈在窮山絶境使眇然墨者往來薦祀豈不難哉非但其難豈保無意外之患耶惟擇地於鎭川新兆之傍一皆遷移然后事方穩便亦可永久弟若無死則終欲如此矣兄以爲如何墨父猶吾子也吾子之骸吾豈不可遷移於安處耶此外只望安心任運毋使人疑於恒化耳千萬不一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書

與尹汝任 商擧 汝望 文擧 吉甫 宣擧 戊子十一月

時烈頓首再拜言連山奉辭已經多少日子伏未審襄奉諸事已成頭緖而僉哀興寢亦得支勝否曾見氣力創殘殊甚自己不覺而他人則知以孝傷孝禮本不然伏乞深念危身之戒以爲世道朋友之計如何如何昨者季位大哥貽示別紙謹已一一承領矣聽松先生碑陰曾因羅衛率便已作書申稟于石室牛溪先生表陰彼時陪到外城拜稟則卽蒙印可矣寫役想已完了見敎以哀逸筆子不甚好覓他而亦

不稱意故心手不相應矣壬辰一款未及奉質於石室俟前書見報而爲之未晩也時烈奉親粗遣曾與李友在山棲忽被　徵命顚倒還家冐呈辭狀方此踧踖矣葬期若在蒙虢之後則當赴執紼之列幸使司書示之如何隋城大哥想已往復否始欲探伺相見於中半今不可動着矣明間約與宋兄會棲所謂沙寒者大哥倘有隙幸許來見如何當不宿眷而至耳○壬辰一款妄意以爲當以老先生所聞爲主而張作云云亦不可謂斷然無是並以爲傳疑之義似爲周謹而但恐難得筆力如許置水不漏也

又 己丑九月

頃在西山伏承覆書備悉示意繼自錦峽遞到手帖尤用慰瀉時烈奉老粗保只是少女秋夕前日患霍幾死見苦瘡疾有時絕食臥痛方用浴法治之未收見效悶慮悶慮　廞衛已追臣良之隱痛尤深函丈清爺皆命來送　國引雖無官職前銜皆赴則今不可不來云未知義理如何然　君父送終不妨處厚故見成首鼠忽被講職之　命則事又難便妄意欲以私行上去郊外隔宿只參哭班仍納辭疏而歸未知如何大槩鄙意不必再赴　君喪而兩爺及三友上洛者極言時義清爺至於委來門外力言必來之意不但書戒之勤函丈則以不循師友而好自用責

之甚峻然義理不然則何可强從但有伊川一段事
適符鄙意故欲作令行以塞己責然後惟吾所欲泰
然行將去也伊川之意以爲讜議甚激上初即位郎
受一月之祿便遂不仕之志也今以哭送當受祿以
謝其義未知如何恨未面禀也惠柿良感第至椰谷
濃甚故李友以奉其老親云矣禮疑來示似精其中
欲以祭與脫衰二視之此則恐不然小記只論其義
耳非欲其如此也其餘從當詳論報禀也此便乃長
湍奴而任意行住不可信其必過門下故暫草以謝

又 己丑九月

朝因長湍便草草拜書旹札忽至慰慰感交至無以爲

謝所諭進退之說略及於朝札中大槩伊川一款似可依倣未知不至全迷否石室愼獨兩爺及諸友要與共事盖有行可之兆然此則非迂拙所可與只參郊班之後仍上辭疏雖不蒙遞亦可用前日謬規以供世間牙頰亦是一事唯是愼齋門所見一向掣肘不是細事豈此愚迷全暗事理自爲君子之所訶耶可怕可怕碑文事已至此奈何所可恨者議論不能歸一使斯文盛事無一毫有憾也後說去冬蒙示付籤記疑以費心力更如何垂警悚仄悚仄徐當奉閱禮疑別紙儕論更望商教聞少女承戒將歸三夜之懷益新石間朱是報恩賤產似無所難矣適舍兒往

彼故付去耳

又 己丑十二月

歲聿云暮遡慕日切玆因錦里李友見訪幷拜哀札恭審哀履支勝慰喜已深況承大哥症歇之示何幸如之時烈當初從衆赴 廞衛盡在我之禮然後進退惟吾所欲矣不意上下之執仇仇一箇身心亦奈何不下前月始得脫歸久非我志豈敢知征吉之象者哉第慎齋文文宋中丞擔着百十斤擔極有踽踽之意此身雖安而憂人之憂不勝區區大槩時烈本不欲留而兼且 聖上恩禮日漸隆盛極非愚陋所敢當故驚顧愕眙章皇遁歸而師友去就形勢大不

同只得匪躬而已最是文丈尤有狼狽者清老劉論林銓之嘗讓故亦學匹夫之逃遁既出郊外　上再遣史官又　引見不肖及仲文承宣　咨所以留之之道竟使文往謝故不得已還入其在平日謙遜之德曷勝其不安也意僉哀未悉彼中事故謾及之耳女兒遠去誠不耐係戀之私然亦復奈何玉郎崔秀才逐臭遠來雖其志尚甚嘉亦甚愧靦時烈久此病伏忽聞女行在迫急此專伻欲知其行果在何日也

又 己丑十二月

再昨恭修覆書想獲登照否比日風霆凝沍無平不病伏惟僉哀氣力支勝否時烈纔上陳乞文字玆聞

荆妻有所患今將撤還而無人馬以是爲悶女兒所
患已至十全之境耶日勢稍緩欲請暫許歸來而亦
恐其觸冒致傷凡事量示如何如何昨得錦里書以
爲長者與某友擔着時事綿弱如此而秦瘠之甚無
義且請嘉林同人之盤桓略有欲避某友之波及底
意思此物之退伏實由自量之審而嘉林之退審如
此則不勝慨然者也如更相見幸細與商量如何如
何餘祝歲換節哀自愛

又庚寅正月

歲序忽改伏惟僉哀孝思益復罔極未得奉慰祗切
耿想時烈奉老迎歲喜懼增深亦自顧念犬馬之齒

漸向衰謝孤負父師期待之意恧怩悲歎寧以爲心女兒無事入來而其母病亦向歇私幸難踰只是其母苦歇無常以是爲悶崔生累日相從遽爾告別極令人作惡俞兄書讀過數遍不覺爽然今日用捨豈獨一身亨屯亦是默觀之一端也張蘽曾於逆旅略看論理氣數板其餘未見也今承來示不勝憮然婺州百姓層出豈非伯恭有以倡之然無伯恭之學而獘過之眞所謂直是惶恐者也時烈方待 批命直得遞免唯是之望時氣甚寒唯祝節量自愛以副遠誠去冬仲文今公爲言近閱政院故事嶺鄭所製玉堂劄極詆牛溪松江至有毒澈凶某之語云然則今

日一種論議其源盖深矣

又庚寅二月

春寒正緊哀履諸况支勝否戀遡日勤時烈日者赴
召初入　經筵以克己保良爲綱領所陳殆數千言
多未蒙　察納未及俞友事　上不能成聲矣卽於
前席乞退再避三告三疏始蒙　遞免逮未付西初
六日出來到家卽患面腫大如㒵冠苦痛六七日始
向生道然神氣凜凜尚未全透人鬼關此時倘有一
毫外邪觸犯卽不可爲矣在洛恭拜惠書及别紙矣
然適與清老同時去國玆事遂成差池只臨行與李
輔德面商李以此老也沒意思及他不肎受故遂奉

歸況今危急尤非所宜徐待之似可矣運碑事李擔
着不讓然今亦未免難故恐誤之歎矣時事尚何言哉
始謂六七人禍福而已今乃有不忍言之說若然罔
極罔極俞友以謝文沒吊祭一欵亦當在查問之中
覆巢之下寧有全卵然此則在越判之舌云矣今見
嶺疏誣毁兩賢加於振後有阜十倍盖因衆辱之是
甚情態耶聯名者九百餘人云矣餘手戰神昏僅草

又 庚寅四月

嘉林行遣之後不能爲懷謹拜一書倩公山褫達尚
未闕聽玆伏承伻札恭審近履支勝慰喜無任小小
疾患固知難免而保惜愛護想必有道矣時烈病伏

蕭寺一味昏沈而亦未免酬酢之苦隨分支吾矣嘉
林初六日書自懷鄉傳到此外未有見矣朱門造季
逼有涕泣者嘗謂何至如此今日逢着眞境眞是如
此然此豈獨爲渠耶近日憲府以此全避請削則
答以依啓尤極惶駭孺稺之飢此亦念之諸友亟當
救接然難保其鎭長耳辨疏始爲嶺底人所託欲俟
病間而爲之纔被館學所囑見構三之一而病思衰
落每草一兩行輒復茫然必三四易紙雖强爲之恐
未可用也脫藁當就正也尚州申碩亨星山李碩堅
等倡議會於金山已封辨理文字俟虜還將呈疏語
甚好想見之否此紙乃造禊會單辭而申作云崔生

有聞無見想有疾病此公可慮誠如前教早晩倘來當戒以來意也○伯奮婦兄鄭允升倡率鄉人三十人斥逐申李之會而辭語甚悖平生眼不識人絶可悔也

又 庚寅四月

辨誣文字自可付館學諸人吾儕旣斂跡田里不合復入年少叢中爲推波助瀾之擧矣曩者石門旣屢囑之又被諸友煎迫又思此事所關不輕一字之差足以累前誤後故黽勉應之只是大病之餘神思衰落又苦應接之煩入山後塵得理會而山間又不免有從來者日事喧聒凡事不專則不綴殊覺不可用

矣然必欲不棄則必須費行人東里手段幸望僉尊痛加斤正俾無縫罅使人無可指議如何然自覺語意太暴露而少含蓄無復忠厚平易底氣象幾何而不爲護骨黨竹之歸耶此眞褊剛之餘症删潤之際極加磨礲使鋒潁潛藏義理分析庶免以火濟火之弊矣第念石門催督已久是欲俟腥价回去卽爲陳達今則似已晚矣幸速圖之使諸少精寫一通並俞兄書亟送金壽增若恒不爲更送此間也時未與濠友商量商量有修改處當自此直報增恒俾自稟定也然僉尊改易處標記此紙後便還諭如何曾與濠錦約俟俞兄稅自愼門轉到嘉寓因進孝廬同論此

享數日前忽被方伯傳諭 聖旨戰震驚灼心魂俱散已入文字待罪仍此縮伏不惟宿計差池前頭就奉亦未涯際甚覺忡悵且歎運命之崎嶇也

又 庚寅九月

居諸倐欻祥日漸迫伏惟哀慕彌極何以支勝迺慕罙增時烈厄會荐仍己病轉苦之中病妻之症自旬間頓危屬纊以俟者數日幸而一線生氣回才兩三日矣因此己病陡加奄奄如垂絶之人矣昨者趙哀完培騰送其先挽數絶欲其褫達豈欲考信於成先生集而徵之耶兩程之全書出自龜山以傳於延平其來可謂端的而猶雜以游廣平之文至晦菴然後

始辨之然則此等事無古今直是難定者彼一筆勾
斷者非上智則必是妄人也曾見坡山有　御題處
士成某四大字明是初年　際會時眷章也鄙意欲
摸出入榟且註　宣廟御筆四小字於下方以傳於
世亦是一事未知僉意如何

答尹汝瑩吉甫

政此暑欝僉兄動履如何小孫所患如何念不能已
弟十三往隆姪家行祀事因欲迤邐西去盖比聞
筵中亟示欲致之意妄意以爲與其長時踧踖不若
一日剖判而歸故爲此計耳然若於中路顚仆則當
上章退歸故欲於隆家留數日雲擧亦然以觀自己

氣力耳未知此計如何萬一得對未知將以何說爲要晦翁赴朝請於延平而行此正今日義也幸赤心見教也且一以未及美村之夬夬二之未效同春之穩穩三亦違夫炭谷之油油則終成無據物事也幸乞憐而指迷也靜而思之莫如飽兒之蹣蹣而力量不足奈何奈何好笑好笑

又 兼示俞武仲　戊戌六月

營褫縷縷承誨眞無異合席詳講忻幸忻幸弟到木川蕭寺爲休偃計圻伯急報於晏以 聖候違豫極不輕令晏催弟前進毋或遲留然亦日行一息矣到振威地則知中令圻伯急報於弟以爲某日大臣與

醫官入診時　聖候特甚危苦語不分明忽　下問
恭行已到未到云云聞來驚惑迫切始不敢更淹凡
三日昨午入城則　聖候若似差歇而賤疾甚苦若
將垂盡者然不得已具由陳疏矣此後事弟固不自
知幸賴僉兄指教得免大狼狽則實大惠也初令若
肯披赤則此豈木石耶所懼諸少之習例喜多事或
有彼此言並望僉兄居間以堅其耳如何諸親方滿
僉書不得詳考從後訂稟耳聞海南以其子泣諫將
措藏其疏而去云若然則並無許多事矣縱有事在
與其令十反恐有不能盖鄙性狷急語必衝口徒激
人意而彼亦小觸必大激以是爲難耳千萬何能造

次罄盡

又 己亥十月

仄聞餙駕又屆病斯秋然無計踵贄人看勃窣而獨未者尤恨也念昔旁招我　先王命執事藥物今日起來匪爲增氣而則成奔號思之尤覺愴咽也廣來墨本兒子喜忘沉滯至今嗔責無及今玆耑納廣答裁下如何惟是聽松此作頗不可解豈當時文體然耶亦是混璞尤可敬者耶思欲一番就質也

又 別紙 丙午正月

立朱子祠○先生建精舍於石潭隱屏以祠晦菴將以靜菴退溪二先生配食先生沒後丙戌諸生始奉

安位版焉

愚意若如此註則似若栗谷在時已享朱子其後諸生追配二先生者然其實不如此疊矣且奉安位版云云又似奉安栗谷遺辭未安欲改云先生嘗建精舍於石潭之隱屏將以祠朱子又欲以靜菴退溪二先生配食先生沒後丙戌諸生始舉享儀一如先生所定

諸生奉先生位版配享朱子祠

欲改云諸生配享先生于朱子祠

坡山諸生註賜額曰紫雲書院

書院二字刪之如何

大師徽國朱文公○祭文不必載

愚意此文載録似當矣且粢盛黍稷也牲羊豕也

幣布帛也皆今世常用者何謂不合於今耶惟醴

齊非今所用者改以清齊如何

又丁未元月

前後書並皆承慰卽玆履端普同納佑贊賀亡弟

已過歲事今向華陽去人遠矣相聞益不易也麗史

昨已往復於漁甫想以布聞矣此事誠不可草草也

或躍之諭問諸水濵如何小學重編蒙許董字之改

謹當依命家兄弟承問感感

又丁未三月

吉兄大哥見訪仍承僉翰似亦牖迷之意感荷實深無以爲喻只前此所恃者　聖上建用皇極臣民庶賴以免於禽獸也從今以往則雖不捫朕舌而言自不出矣又自今年疾病沉苦文字上工夫亦甚鹵莽此則非章子厚之所爲自歎何極比來又有自笑於心者頃者東鶴時賁了說話獲承驪江白黑陰陽之論自今觀之自有剖判如此者當時何苦剩作一場事恨不少忍耳賤疾瘳可卽尋東路嗣音不易矣令人悵悵

又 別紙

沙溪淸陰二先生之責公不但伸寃時一事而已謂

於弘瞻之奸不甚嚴截故責之規之然其責之規之乃所以愛之重之也在他人則二先生必不如此也然如以爲未安則改以沙溪金先生嘗出入於牛溪之門後與公因事規責殆無顔面先賢風誼篤厚可見而公亦不難於自屈豈亦法門之餘矩也如此未知如何

末端上一款先正於狀德文字如此者甚多況有被言之事則不得不表出仍爲說破分疎之地朱子之於傅自得可見矣且今闊於事而篤於行何害於君子之德也今乃擬之於稱惡則大不襯大不襯

竊謂當時事故多端說話鮮嘉特因伸寃一事而發

不可謂專因伸寃一事而一番人全然做出也春兄嘗謂其事顚末韓嶠實知之然旣作古人則亦無由詰其詳矣大槩沙溪淸陰二先生所公誦不翅丁寧而只以某於諸老兄相信甚篤又訂以滄浪公文字則前日之疑十八九去矣以故今日文字自以爲十分稱停而春兄亦不以爲未善也今承來示有不少假借稱惡貶色等語實不勝悚懼也只細看原文主意則雖置之古人之列恐無所愧也若使無一句譏問之意而純用推隆之語則滄浪公遺集旣有許多說話竊恐愈入於曖昧而愈起後人之疑也故竊以爲於此不可不輕輕提起以爲說破之地也且有一

說二金先生之後人方守先說甚篤今若如來示而爲之則彼必不能厭於心而嘿其口也如此則不但爲成氏之不幸而已此事幸且遲之未知如何經歷旣多血氣又衰愈見紛嚚之爲苦並爲先事之謀眞敗軍將不可以語勇者也

又 丁未七月

昨於歸便拜呈復書兼以別紙奉禀矣今玆拜書而無見領語其便豈於春門略滯耶今日則似蒙登徹未知妄論於高見如何大抵諸成氏之意若如僉兄之見則鄙文恐見捨之不暇也只用捨小事而論議則不害於訂定也

又 丁未七月

旱極欲霜凜然寒心此時僉履若序前復登徹否林儒歷告者如何路上所逢人來傳其語略與鄙意相左可訝偶記昔年海儒來問石潭追享事只以愼重不敢對者爲言矣乃有不許追享之謗今日則又大相反可知今日與人說話最難也北路儒生又以其院欲享東方先賢出類者來問誰可鄙意以爲今世誰有堂上人能主此議乎無已則只以北方有遺迹三賢奉安如何云盖謂圃隱靜菴重峰也然愚言似將不行必有一番紛紜也可慮可慮〇咸興校位一如咸均之數又有文會書院位數亦多皆官供牲幣

今又有新院則非但官力難支人有向背亦有不肯者鄙意只依滄洲亭需私備蔬菜未知如何今日事一切省約恐宜也

又 戊申三月

牙便來傳惠書披慰之至不容名喻時烈比感風寒疾勢甚苦又以新命兢皇度日未遞之前何以堪耐悶極悶極滄浪文字謹依來教與春兄往復勘上春兄書亦自有說矣所蒙別紙深荷不鄙第先生論議旣著在簡册而後人之誦說已熟如此鄙陋雖用十駕之力何補於坡漣論定之萬一乎徒取師生同異之罪耳申靈川事誠不欲更惹葛藤只鄙滯之見則

曹次石之說服孔子之銘皆出於石室則何可信其一而疑其一乎況銘中所叙擢用名行之士趨叙六品云者必因家狀而遣辭如是也豈不與老先生之切責者大相逕庭乎如此則只滋後人之惑而無益於旣往之是非竊恐爲家狀者偶未能深思也如何如何挽幅謹受餘伏枕口呼皇仄不宣

別紙

前後示諭纖悉精當敢不循服惟正之歸乎第猶有所疑於心者不敢不更爲罄竭以爲求教之地也記昔庚午之秋沙溪老先生出示松狀其中所謂滄浪公事令人汗下而老先生猶不自以爲過則是舊疑

猶未盡祛也又竊聞月汀讀滄浪公所上書亟稱之曰文則好文則好此猶不以所辨之語盡以爲信然矣至於淸陰所說武人云云雖曰其武人傳白有失實者然其與曹次石相欵則與出示松書相符不可謂全無是事也若然則終有所不能無疑者且仁弘論牛溪旣擬於秀吉之逆則爲滄浪者於仁弘固當痛憤憎嫉若將不可與共天可矣而曹則於仁弘父子也所當若避仇盜之不暇而乃不能然則鄙書所謂不甚嚴截者指此等也以此思之當時往來之言固多敷衍者竊恐滄浪公亦有些苗脉也至於松狀使秋浦論山海一欵誠是失實此則亟當改正此正

後人之責也然若謂之因此一言全篇見疑則竊謂
有不然者昔二程文集出於龜山者猶雜以游察院
之文則其爲失實甚矣然豈可以此而盡疑程集之
皆不出於二程先生也今日之事固當闕疑闕殆而
愼其餘可矣大抵老先生於滄浪公永同時商論其
去就之義則是以知舊之道相處矣師門旣處以知
舊則爲後生者何敢有異議哉竊瞯僉兄之意則以
爲時烈元來低看此丈故雖無心遣辭處必以有心
求之故毛髮變爲瘡疣此恐不是少事且念自大賢
以下誰無長短之可言雖大賢於出處大節亦不能
無見疑於人者如明道條例之任伊川嫌焉伊川西

監之應和靖疑之設使滄浪公於曩時有毫髮未盡者要是多者勝爾何害於爲君子爲賢人而竊觀僉兄之意則必以於文字上言言句句盡用尊重處來歷說話第觀明道誌文則似不當如是也故時烈當初於誌文濂博淵泉等處竊有疑焉以爲此下難爲言矣妄意盖慮此也然此等傳後文字不厭熟講如更有可教者更教之幸甚

末段云於事不甚曉解依文集改以未諳塵俗事

銘辭云銘辭有掇取叙事之有足者叙事之未足者其體不一矣但事蹟之事字改以世無妨

無顏面本朱子語蓋曰於朋友無顏面者是長久之道也此蓋不相唯諾之意凡文字只看其出處來歷似宜

先生公云朱子門人稱以文公先生公與先生本無高下之間而只以稱公者多而先生則小故以小爲貴耳然今世少有文章之藻者其文集例稱先生此則反爲多而不足貴矣惟此滄浪公則於二先生脚下有嫌逼其在謹嚴之道似有所斟酌也己與同春兄略略商議幸更與往復如何

靈川守蔓云當初鄙意果不無高下取舍之見矣今者春兄又欲去其中一長者如此則爭端又起無時可定不若皆没其名稱而只稱一時名賢如何

又 戊申四月

美兄大哥非意邂逅仍承惠書及別紙備悉示諭殊感不鄙第竊瞯前後見教之意似若以鄙等文筆有補於稱停論議之端此則恐如一掬沙之禦激湍也時烈每自笑以爲不得一依坡門之意又不能全守師門之說則兩皆得罪只恃僉兄之諒察以不恐懼

耳時烈方上第五疏未知到岸之在何時耶悶縮悶縮

與尹汝望 乙未九月

號隕中伏拜手札恭審霜寒愆候未全蘇健哀感之餘奉慮亦深孤哀襄事未了日夕煎熬自己疾恙有不可念而亦不得起發以致自盡真是天地間一罪人柰何柰何飮食之節自葬前承函丈遣子弟敦勉已喫水飯比日則又於疏食加菜過此則雖病不敢輕議以重罪逆病若有進則亦當謹依師友之命耳何故不天至於此極以貽僉慈矜念耶痛泣痛泣別告盤谷尊兄春間伏蒙以儕草宋泉谷狀而訂於函

丈以示其拾遺數事極有不可漏者日者泉谷之裔
來督以淨脫而元藁并見訂見失殊以爲撓煩爲更
記以示如何如何伏聞函丈痁患頻發伏慮無任

又 丙申五月

比頗阻信靜履休佑孤哀曾患水痢幾殊幸甦耳曾
令懐寓送人致藥封于大哥未知達否紫雲誌草蒙
勘教甚幸甚幸更爲報于季氏尊前想獲登逹矣其
中四館一款忘未奉復可恨此此於先生爲小事然世
教所關則不細安知後人不因此復洗胡習耶故謹
表録之未知如何吾輩中此事市南兄所當知也疑
禮二條別紙奉禀幸望訂教所行而仍送於市南如

何如何未及別狀其所索辨誣草方在黃生周卿處於彼取去之意傳之幸幸疑禮一條曾未奉議於此兄幷以傳示爲望紀譜雖幸其肎許亦慮其揮汗泚筆而生病也此書絕希兄家亦置一本何如

又

時氣寥栗懷人正苦下狀忽至忙手披接殆於字弊而未已也狂妄之言幸蒙包容而趙疏 批諭盖於私義有不安者故已陳自罪之章不知終如何出場也明兄屢得書未嘗仔細說報只栻姪書云 天顔溫粹酬酢如響其契遇可想但如此而事業早微則叔獻非儒者之論殊可畏也故弟則不甚喜悅耳二

兒蒙 眷亦非偶然未知終得堅臥耶賤臣 聖上已料病狀之危苦而鄭醫書 啓亦無所遺庶得閉門而死矣孫兒復常已十餘日孩笑匍匐絶可念也從毋李懷仁室內在淸州才聞其訃悲撓不宣

又

承審輿御歸税閣中均慶贊賀之忱不容名言第念朝著空虛 聖上夙悍竊不勝長吁掩涕耳示諭大而諸公之言豈非誠心之出唯是此漢才拙寡偶不惟無益於世而必害於事今日紛紛正是自發其機而帶累多人也方將自訟之不暇其敢有他意況前者雖以其人爲學術不正然尚謂其無他故力戰諸

議而一向扶植也不料其人狼狽至此至有貽書見責以爲公之布衣今何如也誠無顏面可以對人況其勢熖誠如市南之所憂則何必以身爲膏而後已也先此思之爛熟杜門之外更無善策耳無縁奉叙只增悵恨

又

前書關照否大哥相守日久遽爾辭歸老懷孤寂有不可財也弟比來病蟄不得看書只思舊愆不勝其悔惟是年邁氣衰莫可追補咄咄而已最彼驪之善惡何與己事而論説不已自入於蓁棘中實可笑也思欲痛改舊轍而莫知其要幸兄哀矜而賜教千萬

之望也

又 癸卯九月

淳昌倅君略過傳示手札知大哥不無藥效喜幸無任市南別無他策只奉身而退以遂初服於義無傷而私計亦便矣然屢以此言進而不見肯豈形勢有未易者而外人不及知耶仲禮則與市南不同矣昨爲人述一文字以趙平澤守倫文爲坡老師承或以爲非純師只往來服習云後生孤陋未得其眞幸以諭示如何如得可據文字則尤善矣〇草兒方在何處此兄性大峻大葸近閙可歎可歎

又

何暇靜履如何此係此松楸無他事耳只近討幢欲學莊生之逃空乃以鄭公入朝見教兄自何時作得邵堯夫先生耶呵呵餘曉起草草

又 乙巳

復書不勝圭復咀嚼之至雞嶽時雖蒙美兄來與商量然嘲謔半之正言無多旁傳失意則只增口語而已追思可悔盖鄙意則以爲先師所責申公書今將收入於文集中矣既有曰申公作長書非毀栗谷於坡翁函丈而今於栗谷譜後附見申公則見者不能無疑訝非徒疑訝雖或嚴辭罪之亦無辭以解之矣此前日所以稟族者也第惟先師之責之也雖切而

猶無相絶之意則尚在朋友之列矣坡翁不欲責之
則其絶之也尤嚴然申公於倫理坡翁竭其心力則
師弟之義有終矣後生於此處之極難故有兩譜各
行之請蓋申公於栗谷則有如先師所云者而於坡
翁則有有終之實此所以於兩賢其義不能無異也
旣不能無異則鼇二兩譜而附見申公於坡翁脚下
豈不兩全乎且念兩賢合譜未之前有而只於今作
古矣今雖鼇以二之而人不甚惟之何也范馬兩賢
雖有同傳同志之語而實未嘗如此今何必創爲范
馬所不爲者而入此墍前礙後之臼耶鄙意只如此
非謂申公全可辭而闢之也如曰不然則何故不可

附於栗谷而獨可附於坡翁耶且念後生於兩賢既無親疎向背則寧有異同之看乎只栗谷則後承殘微同於無有而先師兩世又未追稱述至於坡翁則不止一平遍而已則其於收拾太史公遺事甚有餘而無不足矣不然則其纂証收錄之責愚昧惟恐不堪而並不敢辭矣朱夫子不譜明道而只譜伊川者只是明道則有伊川之狀也非是薄於明道也今若使旁觀者不究本意以爲不能無親疎向背則可笑之甚也抑嘗恠二程夫子同産也同道也同德也二門諸子恩義無不同也只游楊各以氣象之近見愛微不同而已何故於太中承祀之議諸子各主其師而

互相是非耶然主伊川者終是不是以此知義理者
當以公求而不可以私爲也以故曾請美兄奉議於
京中盖以魯西之老成同春之韞藉必有恰好歸一
之論也而美兄始可終否必是有深長之思兼憂此
漢增兹多口也雖甚感佩而此事終未有究竟之時
殊非小事也心有所懷聊此傾竭伏望財教之也

又

時烈積殃未殄喪禍荐疊衛生不謹疾病危劇近日
事殆難以口宣日者屢承教告而神昏手顫未能報
謝皇仄皇仄滄浪公文字自分不能作以成秀才再
至不敢安於復令虛歸强疾泚筆以不病時所爲知

此必不能貌樣只俟諸執事取捨之歸耳子任不能
別狀小紙可撥給也

又

運氣相關幾於臺台之相哭未知此何時節一句之
內邊遭四喪而疾憂方極益知久淹之爲非樂也伏
問此時尊服履何似伏慮區區時烈誤學朱夫子妄
論國計狼狽而歸始知同春之解事不可及耳還家
又以悲撓度日不能整理舊業又自料非復前日之
精力奈何奈何就達女孫是殤喪故始不制服矣旣
而思之許嫁已久擬於三四月間行禮則是不當殤
之也未知尊門何以處之如欲勿殤則欲追制之矣

又

每蒙下札輙覺心眼俱開池魚眞善喻也然亦没柰何只固窮斯濫之訓與不忘溝壑之取平生用功正要今日得力耳萬萬只祝守歲增佑

終

十八